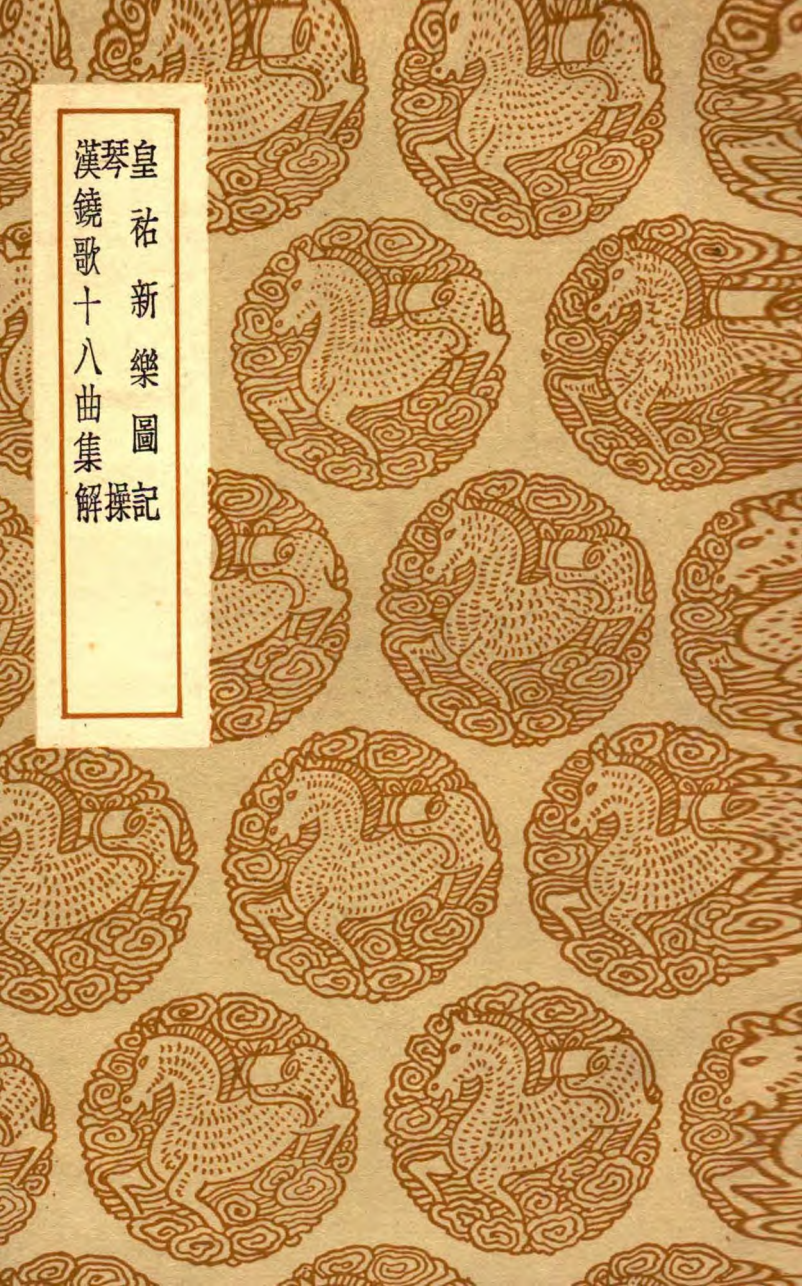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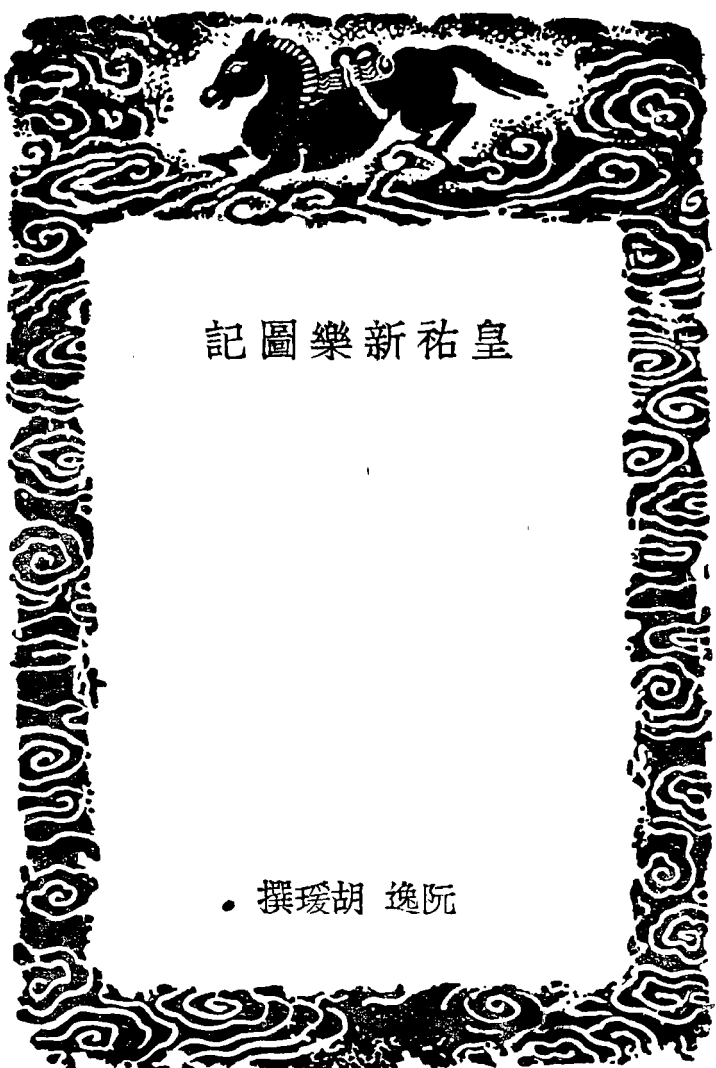


皇祐新樂圖
記
琴
漢鏡歌十八曲集
解





皇祐新樂圖記

• 阮逸 胡瑗撰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種二他其及記圖樂新祐皇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初版

張
茲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長沙南正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本書校對者張嘯竹）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皇祐新樂圖記三卷宋阮逸胡瑗奉勅撰仁宗景祐三年二月以李照樂穿鑿特詔校定鍾律依周禮及歷代史志立議範金至皇祐五年樂成奏上此其圖記也舊本從明文淵閣錄出後有宋陳振孫嘉定己亥跋云借虎邱寺本錄蓋當時所賜藏之名山者又有元天歷二年吳壽民跋明萬歷三十九年趙開美跋敘是書源委頗詳考初置局時逸瑗與房庶等皆驛召預議詔命諸家各作鐘律

以獻而持論互異司馬光主逸瑗之說范鎮主房
庶之說往反爭議卒不能以相一其往返書牘具
光傳家集中而鎮所作東齋記事亦略存其概大
抵逸瑗以爲黃鍾之管積八百一十分容一千二
百黍又以九章圓田算法計之黃鍾管每長一分
積九分容十三黍三分黍之一空徑三分四釐六
毫圍十分三釐八毫圍徑用徑三圍九古率而改
圍九分爲九方分別遷就之術也司馬光曰古律
已亡非黍無以見度非度無以見律律不生於度

與黍將何從生非謂太古以來律必生於度也特以近世古律不存故返從度法求之耳其論最明范鎮譏其以度起律誠爲過當然鎮以秬黍律尺龠黼斛算數權衡鍾聲十者必相合而不相戾然後爲得亦不爲無見也以律起度與以度起律源流本無異同而二家算術不精逸瑗等得之於橫黍而失之於圍徑又以大黍累尺小黍實管自相乖反房庶以千二百黍實之管中隨其長短斷之以爲九寸之管取三分以度空徑則空徑不生於

黍而別有一物爲度以起分竟不必實黍於管亦
未見其爲通論也是書上卷具載律呂黍尺四量
權衡之法皆以橫黍起度故樂聲失之於高中下
二卷攷定鐘磬晉鼓及三牲鼎鸞刀制度則精核
可取云

皇祐新樂圖記卷上

朝奉郎前尚書屯田員外郎監直都尉賜紫金魚袋
承奉郎守光祿寺丞充國監直學士權修制大樂呂胡瑗 奉勅撰

古 虞 張 海 鵬 較 梓

總敘詔旨篇第一

皇祐律呂圖第二

皇祐黍尺圖第三

皇祐四量圖第四

皇祐權衡圖第五

總敘詔旨篇第一

皇上睿敏聰明自天所稟精志典學而大曉雅音景祐
中親製樂章乾安等十曲播于樂府用于郊廟皇祐二
年秋九月大饗明堂復製樂章成安等十有四曲先詔
太常調習鐘律奏御日上謂侍臣曰罇鐘特磬未協音
律宜改制之尋勅太常禮樂官及修制官臣保信臣逸
臣昭序及驛召致仕官臣瑗同依詳經典歷代制度用
上黨秬黍制成律呂度量等法物臣等虔奉聖語同詳
議修制官二十餘員論議二年議定然後聞奏聞奏然
後修制以成聖朝一代之樂制兼詳考太常寺舊罇鐘

不合古制者凡有七舊特磬不合古制者凡有三謹具于左

一謂舊鑄鐘形制不合古法

周禮疏云古者應律之鐘狀如鈴而不圓今太

常寺鑄鐘狀圓而不如鈴

二謂舊鑄鐘無鉦

周禮鐘體有于鼓鉦舞凡四今太常寺鑄鐘無鉦不合古法

三謂舊鑄鐘隧不在鼓間

周禮鳧氏云于上之攆謂之隧注云隧在鼓中窆而

生光有似夫隧今太常寺鑄鐘隧在鼓外編鐘復無其隧

四謂舊鑄鐘柄無甬衡

周禮鳧氏云舞上謂之甬甬上謂之衡注云甬衡二者鐘

柄也今太常寺鑄鐘柄如犁鎗無甬衡之制

五謂舊罇鐘縣柄無旋蟲

周禮云鐘縣謂之旋旋蟲謂之幹注云旋屬鐘柄所

以縣之也謂之旋蟲者旋以蟲爲飾後漢時鐘

旋有蹲熊盤龍辟邪賈公彥疏云漢法鐘旋之

上以銅篆作蹲熊及盤龍辟邪今太常寺鐘柄但如犁鎗側而縣之竝無旋蟲

六謂舊罇鐘口不合古法

周禮鐘長十六者口徑十今太常寺鐘口或長或短

竝不合古法

七謂舊罇鐘聲不正全失臣民之敘

夫鐘聲清濁各有臣民之敘今

太常寺罇鐘自黃鐘以上是正聲其應鐘無射

南呂三鐘却是倍聲形制大于黃鐘大呂等鐘

不惟失臣民之敘且殊不協音律所以聖人詔

有司詳議修制以改正前代之失

一謂舊特磬無倨句之法

按周禮磬氏爲磬倨句一矩有半注云必先度一矩

爲句一矩爲股而求其弦則磬之倨句也今太常寺舊特磬並不依周禮倨句之法

二謂舊特磬無博一股二鼓三之制

周禮磬氏云其博爲一股爲二

鼓爲三今太常寺舊特磬竝無長短尺寸之法

三謂舊特磬太厚多無聲韻其聲高下亦不相倫類

按周禮云其聲清揚而遠聞則于磬宜今太常寺舊特磬太厚而無聲韻非所謂清揚而遠聞也

三年五月十九日垂拱殿進呈上可其奏仍俾鑄造鑄鐘特磬遂檢會皇祐二年閏十一月五日詔勅節文彥博等朕聞古者作樂本以薦上帝配祖考三五之盛不

相沿襲然必太平始克明備周武受命至成王周公始
大合樂以和邦國漢初亦沿舊制武帝時始定太一后
土樂詩光武中興至明帝始改大豫之名損益前後以
制樂節唐高祖造邦至太宗時孝孫文收始定鐘律明
皇方成唐樂是經啓善述禮樂重事須三四世聲文乃
定國初亦循用王朴竇儼所定周樂太祖患其聲高令
和峴減下一律真宗始出聖意大祠用樂隨月用律屢
加案覈然念樂經久墜學者罕專歷古研覃亦未完緒
如其制作益須切當委中書門下集兩制及太常禮樂

官將天地五方神州日月宗廟社稷祭享所用登歌官
縣當更定奪聲律是非按古今調諧中和揚較議論允
適經久可用垂信不朽使祖宗功德發揚無窮神祇感
格善氣來應苟獲至當何憚改爲尙賴洽聞其圖盛節
故茲詔示想宜知悉至皇祐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詳
議大樂局同修制局等官具新鑄鐘特磬進呈上御紫
宸殿觀其制度曰精矣聽其聲音曰和矣遂降付中書
復命樞密使若訥參知政事適總其事至皇祐五年六
月淮監總大樂局奏令阮逸胡瑗於修制局同定模鑄

造鐘磬等兩宮架遂按周禮及歷代史志立議範金比
及樂成考其聲音下太常舊樂一律衆器之音盡合鐘
磬其聲諧和

皇祐律呂圖第二

臣謹按周禮太師職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

注云黃鐘

長九寸其實一龠下生者三分去一上生者三分益一
大呂長八寸二分四十三分寸之一百四太簇長八寸
夾鐘長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百五姑洗
長七寸九分寸之一仲呂長六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
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蕤賓長六寸八十一分寸
之二十六林鐘長六寸夷則長五寸七分寸之七百二十九分寸
之四百五十一南呂長五寸三分寸之一無射長四寸
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應鐘長四

寸二十七分
寸之二十

史記律書云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壹
稟於六律六律爲萬事根本焉律數九九八十一以爲
宮三分去一五十四以爲徵三分益一七十二以爲商
三分去一四十八以爲羽三分益一六十四以爲角術
曰以下生者倍其實三其法以上生者四其實三其法
前漢書律歷志云黃鐘爲天統律長九寸林鐘爲地統
律長六寸太簇爲人統律長八寸始動於子參之於丑
得三又參之於寅得九又參之於卯得二十七又參之
於辰得八十一又參之於巳得二百四十三又參之於

午得七百二十九又參之於未得二千一百八十七又
參之於申得六千五百六十一又參之於酉得萬九千
六百八十三又參之於戌得五萬九千四十九又參之
於亥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後漢書律歷志云黃
鍾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大呂十六萬五千八百八
十八太簇十五萬七千四百六十四夾鍾十四萬七千
四百五十六姑洗十三萬九千九百六十八仲呂十三
萬一千七十二蕤賓十二萬四千四百一十六林鍾十
一萬八千九十八夷則十一萬五百九十二南呂十萬

四千九百七十六無射九萬八千三百四應鐘九萬三千三百一十二以上皆以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爲法以除十二管之實各得分寸之數臣逸臣瑗謹詳周禮并歷代史書律呂長短之法雖立數之等有三一謂起於黃鐘九寸上生者三分益一下生者三分減一如周禮太師職晉書律歷志之類是也二謂以一寸爲九分如太史公律數淮南子律法劉焯律分之類是也三謂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爲法以除十二管之實數如後漢書律歷志何承天律法其分寸之法則一謂皆以上生益一下生減之類是也其分寸之法則一而黃鐘得九寸林鐘得六寸太簇得八寸也今以古今律數制成中聲律十有二管清聲律四管圖之於左

黃鐘

長九寸 空徑三分四釐六毫

大呂

長八寸四分二釐半 空徑三分四釐六毫

太簇

長八寸 空徑三分四釐六毫

夾鐘

長七寸四分九釐強 空徑三分四釐六毫

姑洗

長七寸一分一釐強 空徑三分四釐六毫

仲呂

長六寸六分六釐強 空徑三分四釐六毫

蕤賓

長六寸三分二釐強 空徑三分四釐六毫

林鐘

長六寸 空徑三分四釐六毫

夷則 長五寸六分二釐強 空徑三分

南呂 長五寸三分三釐強 空徑三分

無射 長四寸九分九釐強 空徑二分八厘

應鐘 長四寸七分四釐 空徑二分六厘半

黃鐘清 長四寸五分 空徑二分半

大呂清 長二寸二分二釐 空徑二分半

大簇清 長四寸 空徑二分半

夾鐘清 長三寸七分四釐半 空徑二分半

律呂圖

右臣逸臣瑗謹按周禮嘉量法并前漢志等計黃鐘之管積八百一十分容一千二百黍又以九章圓田算法計之黃鐘管每長一分積九分容十三黍三分黍之一空徑三分四釐六毫算法置九分三分益一得十二分以開方除之得空徑之數不盡二毫八絲仍以度量權衡交相酬驗是以聲制粗合古法四忽自隋牛宏唐田畸輩執守孤學不知律度量衡四者皆起黃鐘之管而但以尺律二者校定律呂又執空徑三分之說故歷世論議紛紜無所的從今臣等幸緣經史之制黃鐘積八百十分之說稍合古制以成聖朝之大典焉

皇祐黍尺圖第三

臣謹按周禮典瑞職云璧羨以起度注云羨不圓之貌
蓋廣徑八寸表一尺前漢書律歷志云度者本起黃鍾
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爲一分十分爲寸十
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而五度審矣後漢書律歷
志云體有長短檢以度晉書隋書唐志雖尺之長短有
異而其法與前漢志同聖朝天聖令文云諸度以北方
秬黍中者一黍之廣爲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注一尺
二寸爲
大尺十尺爲丈臣逸臣瑗謹詳周禮漢志及歷代尺法
制成聖朝皇祐黍尺一銅尺一謹圖形制於左

黍尺圖

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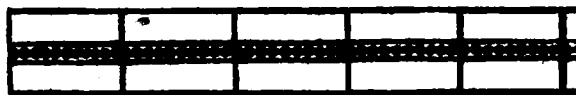
黍



尺



尺



右臣逸臣瑗所制聖朝樂尺皆稟聖旨用上黨羊頭山
秬黍中者一黍之廣爲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比於太
府寺見行布帛尺七寸八分六釐與聖朝銅望臬影表
尺符同用九寸裁黃鐘之管下太常寺舊樂一律冥合
太祖皇帝之聖意何哉臣等嘗竊觀詔勅國初循用王
朴竇儼所定周樂太祖皇帝患其聲高令和峴減下一
律以今朝皇祐新定尺律校太常寺舊樂猶高一律苟
非聖神智通神明則何以前聖後聖相去幾百年而聖
意符同若此哉

皇祐四量圖第四

周禮考工記臬氏爲量深尺內方尺而圓其外其實一

鬴

注六斗四升爲鬴

前漢書律歷志云量者起於黃鐘之龠用

度數審其容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合龠

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嘉矣後漢

書律歷志云物有多少受以量晉書隋書唐志竝與周

禮前漢志同聖朝天聖令文云諸量以秬黍中者容一

千二百黍爲龠合龠爲合

今令文誤作十龠爲合

十合爲升十升

爲斗

注三斗爲大斗一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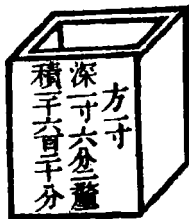
十斗爲斛臣逸臣瑗謹詳周禮漢志及

歷代至聖朝天聖令文量法制成皇祐龠合升斗以今
太府寺見行升斗校之二升九合一龠弱得太府寺升
一升以二斗九升五合得太府寺斗一斗謹圖四量形
制於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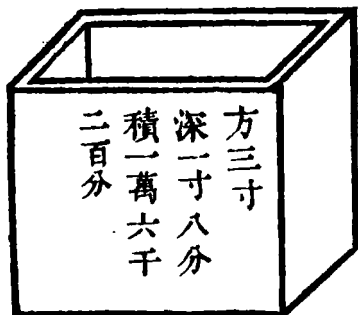
龠



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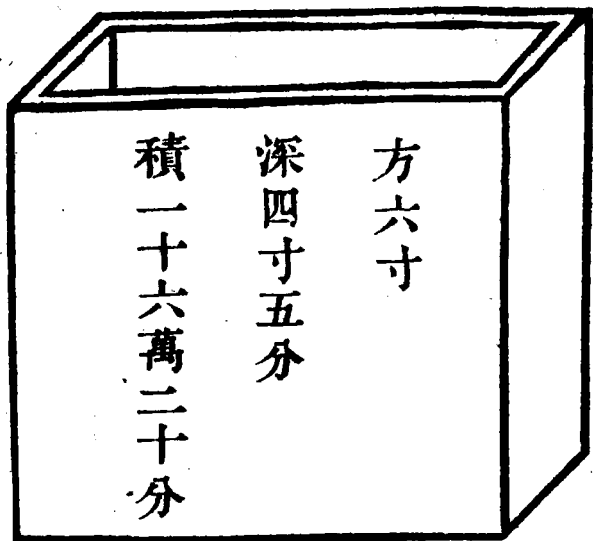


升



四量圖

斗



右臣逸臣瑗謹按隋志開皇中以古斗三斗爲一斗今以黍斗校之尙少五合未合三斗者蓋自隋開皇至聖朝五百餘年矣其間制造得無差舛哉

皇祐權衡圖第五

周禮典瑞云駟琮五寸宗后以爲權

注駟讀爲組以組繫之因名焉鄭司

農亦以爲稱
錘以起量

組琮七寸鼻寸有半寸天子以爲權

注云以爲

權故有
鼻也

前漢書律歷志云權衡本起于黃鐘之重一龠

容一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爲兩

重二十四銖二十四氣之象也十

六兩爲斤

重三百八十四銖易二篇
之爻陰陽變動之象也

三十斤爲鈞

重萬一千

五百二十銖當萬物之象也

四鈞爲石而五權謹矣圓而環之令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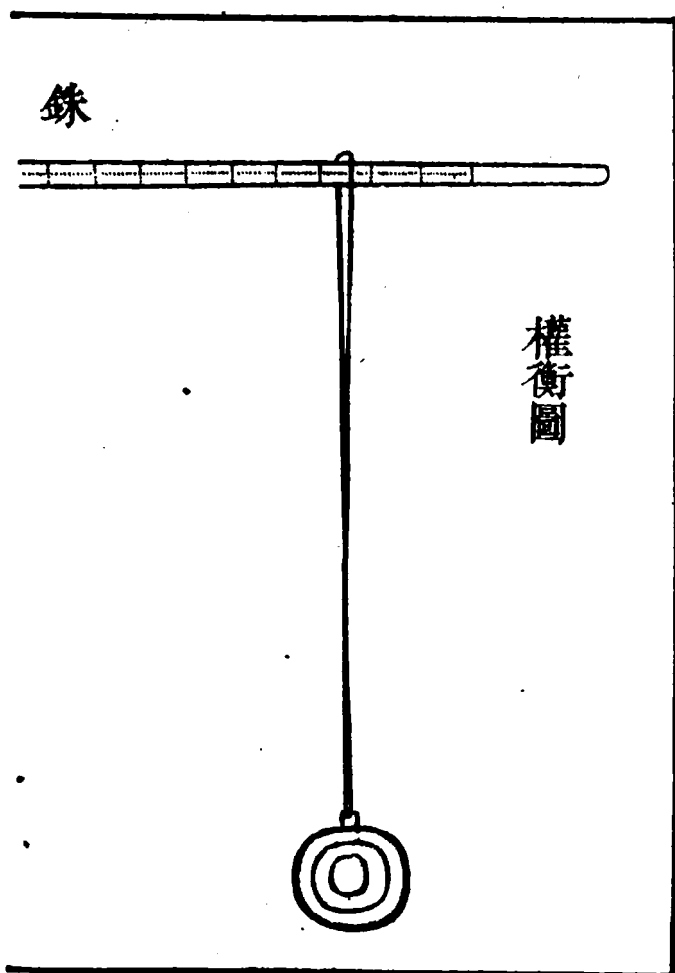
倍好者周旋無端終而復始無窮已也

注謂爲鍾之形如環也

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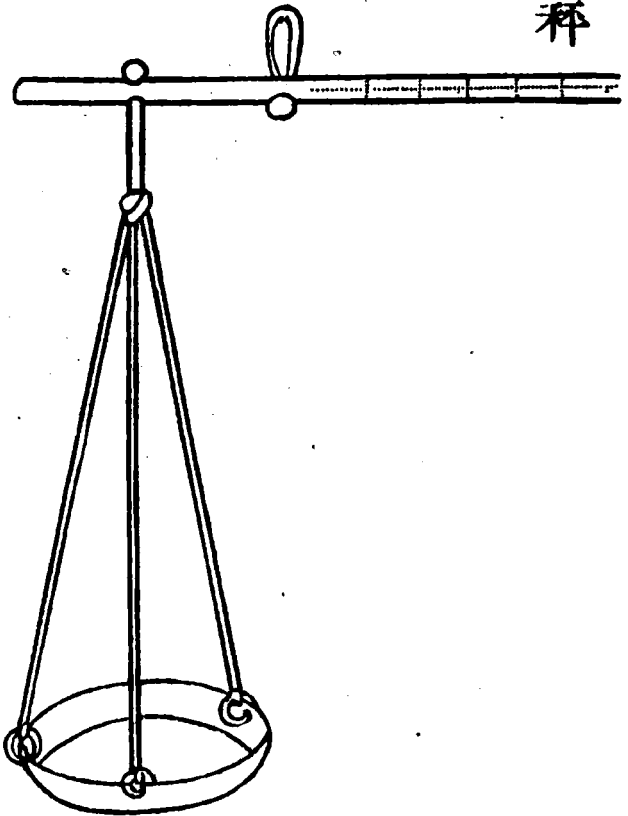
漢書律歷志云量有輕重平以權衡晉書隋書唐志並與前漢志同聖朝天聖令文云諸權衡以秬黍中者以百黍之重爲銖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臣逸臣瑗謹詳周禮及歷代至聖朝令文之制定成銖秤一鈞秤一石秤一以太府寺見行秤法物校之一斤得太府寺秤七兩二十一銖半弱修制所以銅爲權以木爲衡謹爲秤圖于左

權衡圖



錄

秤



右臣逸臣瑗謹按隋志開皇中以古秤二斤爲一斤

隋書

誤作三斤爲一斤

則今太府寺十五斤秤乃古一鈞之權衡也

然今黍秤十六兩比太府寺八兩尚少三銖半強者亦以年代浸遠而製造有差也

皇祐新樂圖記卷上

終

皇祐新樂圖記卷中

皇祐鑄鐘圖第六

皇祐特磬圖第七

皇祐編鐘圖第八

皇祐編磬圖第九

皇祐鑄鐘圖第六

臣等謹按周禮鳧氏爲鐘兩樂謂之銑

注云銑鐘口兩角賈公彥疏云

古者應律之鐘狀如今之鈴不圓故有兩角

銑閉謂之于于上謂之鼓鼓上

謂之鈺鈺上謂之舞

注云此四名者鐘體也于鐘唇之上祛也鼓所擊處

舞上謂

之甬甬上謂之衡

注云此二名者鐘柄

鐘縣謂之旋旋蟲謂之幹

注云旋屬鐘柄所以縣之也謂之旋蟲者旋以蟲爲飾

也後漢時鐘旋上有蹲熊盤龍辟邪疏云漢法鐘旋之

上以銅篆作蹲熊及盤

鐘帶謂之篆

注云帶所以介其名也在於鼓鉦舞

龍辟邪古法亦當然

甬衡之篆間謂之枚枚謂之景

注云枚鐘乳也後漢時鐘乳俠鼓與舞每處有

九面三十六疏云鐘有

于上之攢謂之隧

注云攢所擊之處攢弊也

兩面面皆三十六乳

隧在鼓中窞而又注云鼓六鉦六舞四鐘口十者其長

生光有似夫隧

十六爾雅云大鐘謂之鏞

注云書曰笙鏞以間亦名鏞音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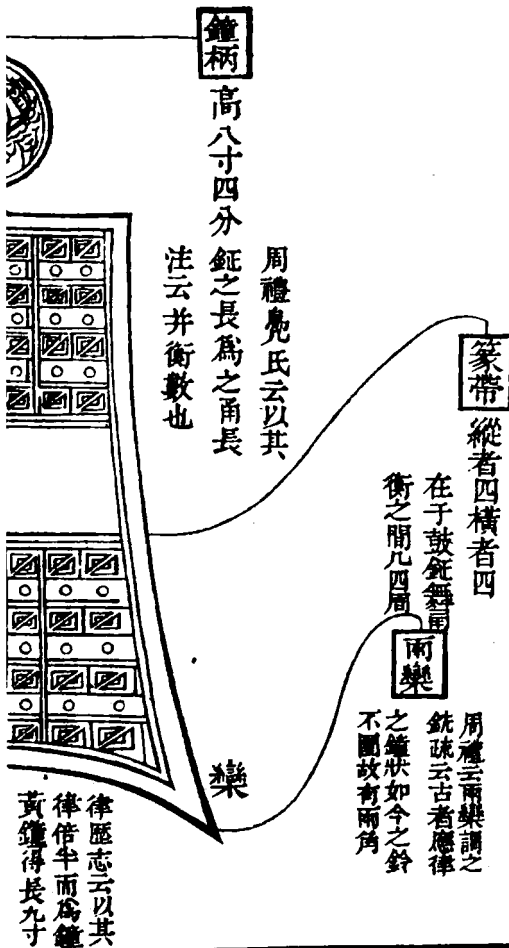
聶崇義三

禮圖云特縣鐘謂黃鐘律倍半而爲之律歷志云各以

律倍半而爲鐘黃鐘管長九寸其爲鐘也高二尺二寸

半兩樂之間徑一尺四寸強鼓闕方八寸四分舞間橫
徑八寸四分甬衡共長八寸四分臣逸臣瑗謹詳周禮
爾雅律歷志三禮圖鑄鐘制度鑄成鑄鐘兩宮架共二
十四枚謹圖黃鐘鑄鐘形制于左

鑄鐘圖



鐘柄 高八寸四分 鈺之長為之甬長

注云并銜數也

周禮鳧氏云以其

篆帶 縱者四橫者四

周禮云帶所以介篆其名也

在于鼓鈺舞甬銜之間凡四周

兩樂

周禮云兩樂謂之鈺疏云古者應律之鐘狀如今之鈺不圓故有兩角

樂

律歷志云以其律倍半而為鐘黃鐘得長九寸



舞

鉦

鼓

隧

旋蟲

圓徑五寸

周禮云鐘縣謂之旋旋蟲謂之幹注云謂之旋蟲者以旋上有蹲熊辟邪盤龍之飾故謂旋蟲也

乳七十二枚

周禮注云乳橫鼓與舞每處有九面三十六故三面共有七十二乳也

口徑

周禮注云鐘口徑十者其長十六今鐘高二尺二寸半故口徑一尺四寸也

樂

鐘高二尺二寸半倍之得二尺八寸又加四寸半得 尺二寸半

右臣逸臣瑗謹按三禮圖律歷志云各以其律倍半爲之此聶崇義誤寫各之一字耳何以明之今之鑄鐘則古之鑄鐘所以和衆樂也一十二鐘大小高下當盡如黃鐘惟於厚薄中定清濁之聲則聲器宏大可以和平衆樂苟十二鐘小大高下各依本律則至應鐘器微小與編鐘黃鐘相類也器微小則在縣參差觀者不能齊肅聲微小則混于衆樂聽者不能和平

宮架每擊編鐘十二架編磬十

二架二十四架齊擊之則一應鐘絕小何以和其衆樂之聲

故今皇祐新鐘小大高

下皆如黃鐘但于厚薄中以定十二律聲也又舊制鼓

間至廣凡十有八乳而其數六舞間至狹亦十有八乳而其數四鈺間無乳而其數六故乳上下踈密不能齊一鈺又不在鐘體正中今皇祐新鐘鼓舞之數俱六而鈺數四則乳之踈密上下相稱鈺居鐘體之正名與器不相戾也又舊鐘之柄全無旋蟲狀如犁館側縣于篋今皇祐新鐘旋蟲俱合古法縣亦端平上之三事皆同詳議大樂局兩制近臣及太常禮樂官二十餘人二年之間議論至精然後奏聞奏聞然後修制以成聖朝一代之新制

皇祐特磬圖第七

臣等謹按周禮磬氏爲磬倨句一矩有半

注云必先度一矩爲句一

矩爲股而求其弦旣而以一矩有半觸其弦則磬之倨句也

其博爲一

注云博謂股博也博廣也

股爲二鼓爲三參分其股博去一以爲鼓博參分其鼓

博以其一爲之厚

注云股磬之上大者鼓其下小者所當擊者股外面鼓內面也假令磬股

廣四寸半者股長九寸鼓廣三寸長尺三寸半厚一寸

已上則摩其旁

注云磬聲太上謂聲

清也則摩鑄其旁薄而廣則濁

已下則摩其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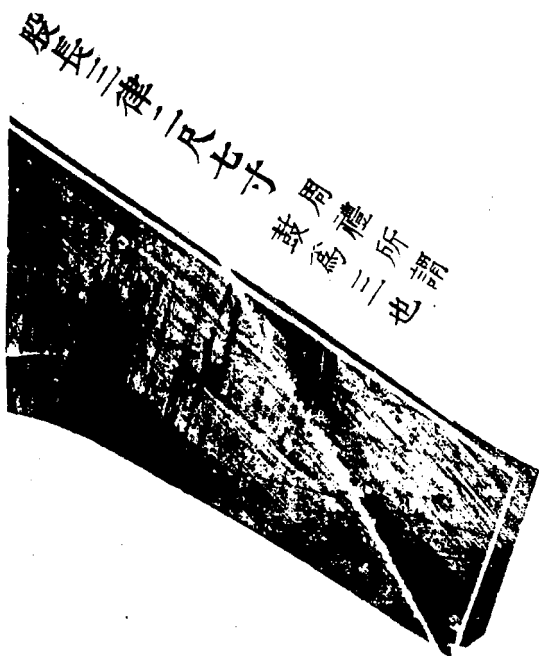
注云太下聲濁也短而厚則清

聶崇

義三禮圖曰舊圖引樂經云黃鐘磬前長三律二尺七寸後長二律一尺八寸兩弦之間三尺三寸七分半此

謂特縣大磬配鑄鐘者也臣逸臣瑗謹詳周禮及古今
三禮圖特磬之制修制所制成特磬兩宮架共二十四
謹圖黃鐘磬形制於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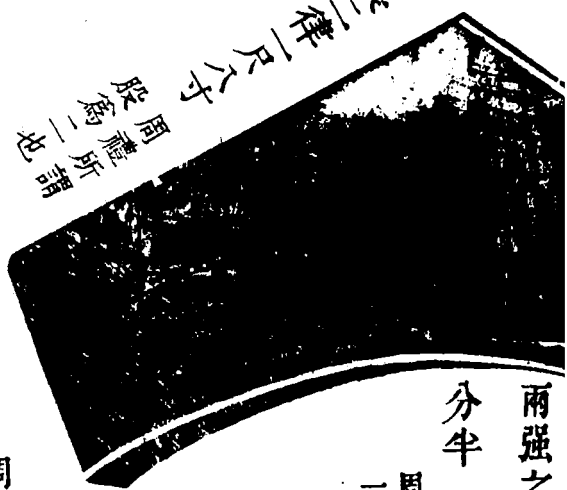
特磬圖



鼓博六寸

周禮所謂三分其股博去一以爲鼓博

周禮所謂倨句
一矩有半也



兩強之間三尺三寸七

分半

周禮所謂倨句
一矩有半也

股博一律九寸

周禮所謂其
博為一也

右臣逸臣瑗詳考周禮考工記所載特磬之制並依而制之聲皆和協其間惟參分其鼓博以其一爲之厚不可依之

依之則其聲太高不協音律

皇祐編鐘圖第八

臣謹按周禮小胥職凡縣鐘磬半爲堵全爲肆註云鐘磬者編縣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簣謂之堵鐘一堵磬一堵謂之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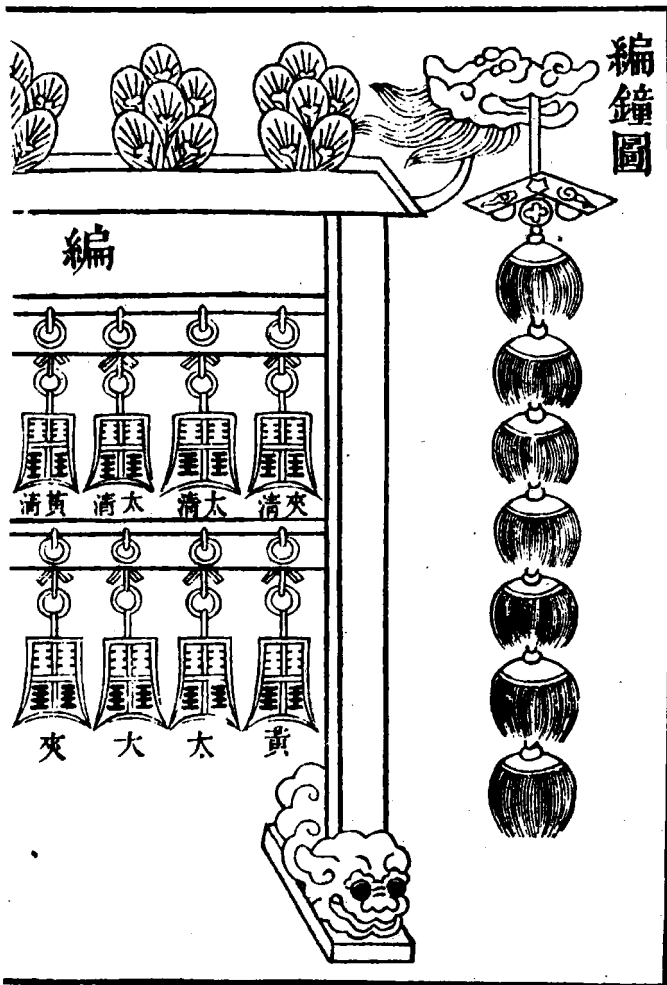
半之者謂諸侯之卿大夫士也諸侯之卿大夫半天子之卿大夫西縣鐘東縣磬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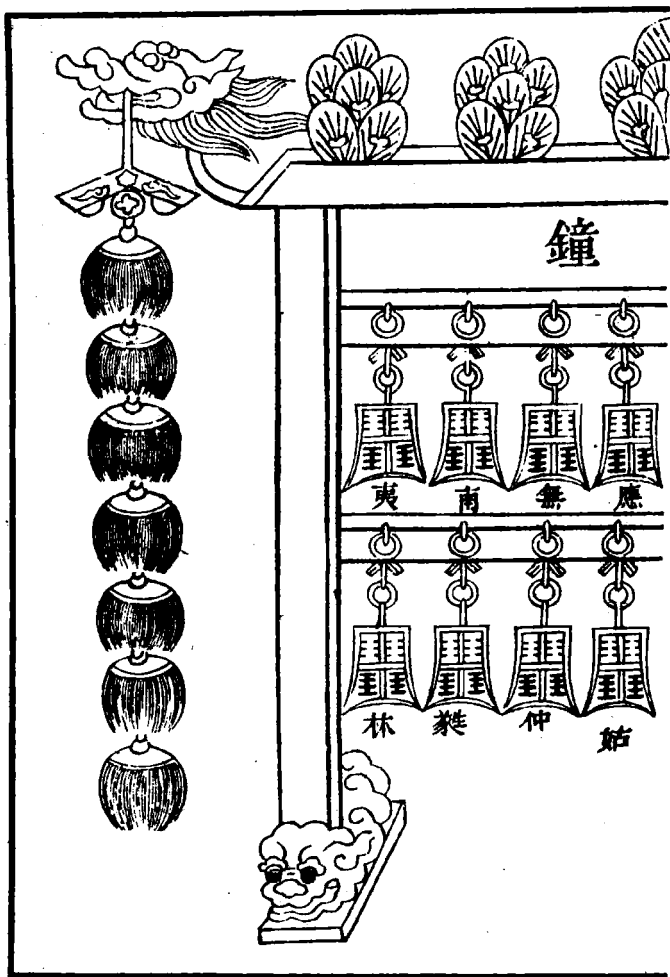
亦半天子之梓人職云厚脣弇口出目短耳大胷哨後士縣磬而已

大體短脰若是者謂之贏屬常有力而不能走其聲大

而宏有力而不能走則于任重宜聲大而宏則于鐘宜
若是者以爲鐘簨是故擊其所縣而由其簨鳴禮記明
堂位云夏后氏之龍簨簨商之崇牙周之璧翬註云簨
簨所以
縣鐘磬也橫曰簨飾之以鱗屬植曰簨飾之以羸屬羽
屬箕以大版爲之謂之業商又于龍上刻畫之爲崇牙
以掛縣紘也周又畫繪爲翬戴以璧垂五采羽于其下
樹于簨之角上飾彌多也周頌曰設業設簨崇牙樹羽
聶崇義三禮圖云編鐘十六枚同在一簨簨臣逸臣瑗
謹詳周禮及三禮圖編鐘之制制成編鐘兩宮架登歌
鐘五架每架正聲十有二鐘清聲四鍾下格八鐘黃鐘
至林鐘上格八鐘夷則至夾鐘清謹圖形於左

編鐘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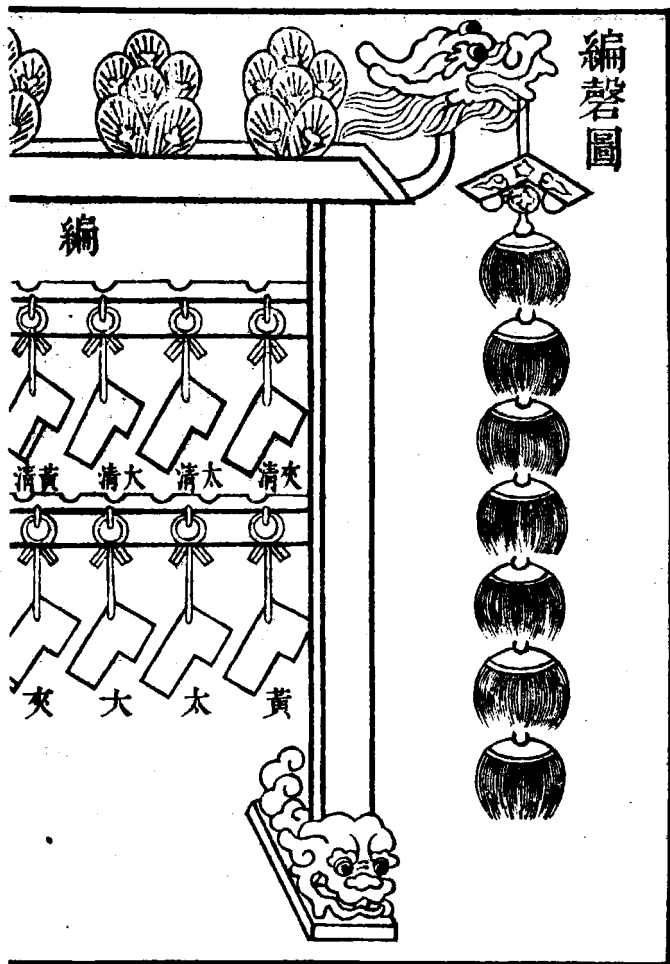
右臣逸臣瑗謹按鑄鐘居十二辰止于十二枚故高下
小大形制可以如一今編鐘復加清聲四枚形制難一
故上格下格高下小大有二等焉苟爲一等則清聲
四鐘其聲焦殺矣其
鐘之篳篥當用雙牙則鐘縣端平不礙聲韻且便于擊
考也乞降聖旨下太常寺添制鑄鐘編鐘篳篥皆用雙
牙庶得鐘縣端平其聲和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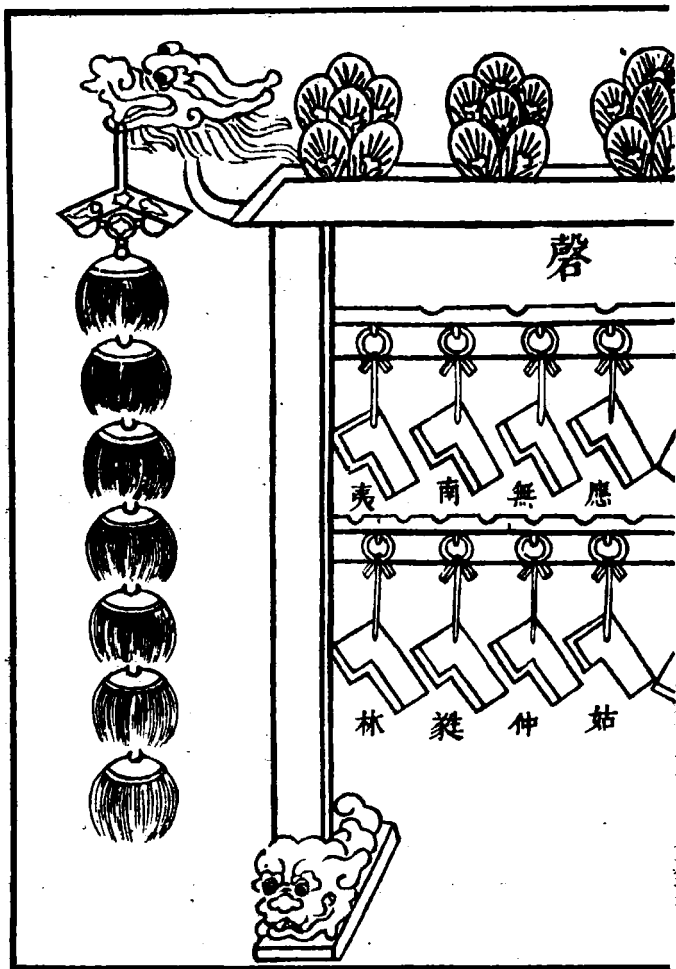
皇祐編磬圖第九

臣等謹按周禮小胥職編磬之說與編鐘同梓人職云
銳喙決吻數目顧脰小體騫腹若是者謂之羽屬常無

力而輕其聲清揚而遠聞無力而輕則于任輕宜其聲清揚而遠聞則于磬宜若是者以爲磬篋故擊其所而由其篋鳴臣逸臣瑗謹詳周禮編磬之制制成編磬兩宮架登歌磬五架謹圖形制如左

編磬圖





右臣逸臣瑗謹詳經典及歷代之制磬簾及趺並當用

羽謂磬簾上當以鷺鳥爲飾
簾下趺當爲鷺鳥之形

自聶崇義三禮圖磬簾鐘

簾皆爲虎形今太常寺磬具及趺合用羽乞降聖旨下
太常寺遇修換特磬編磬簾因而正之庶合古法

皇祐新樂圖記卷下

晉鼓圖第十

三牲鼎圖第十一

鼎尚鼎纂鼎畢附

鸞刀圖第十二

晉鼓圖第十

臣等謹按周禮鑄師掌金奏之鼓注云謂主擊晉鼓以奏其鍾鎛也又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教爲鼓而辨其聲用以雷鼓鼓神祀

神謂天神

以靈鼓鼓社

祭社謂地祇以路鼓鼓鬼享

鬼謂宗廟

以晉鼓鼓金奏

注云晉鼓長六尺六

寸金奏謂樂

作擊編鍾 考工記鞀人爲臯陶

注云臯陶鼓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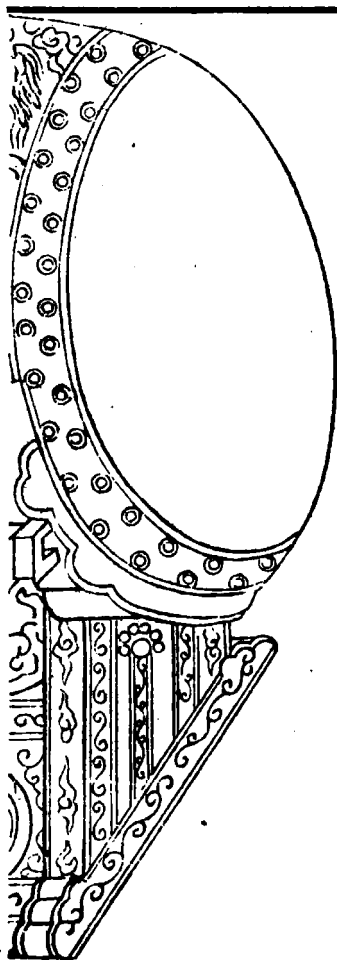
長六尺有

六寸左右端廣六寸中尺厚三寸穹者三之一上三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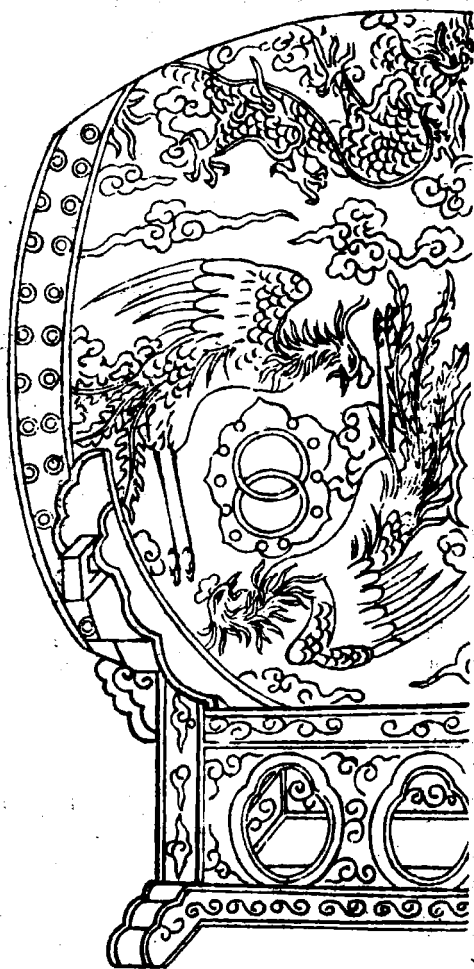
注云賈侍中云晉鼓也晉鼓鼓金奏

臣逸臣瑗謹詳周禮罍師鼓人鞀人

晉鼓之制制成晉鼓六面謹圖形制于左



晉鼓圖



右臣逸臣瑗竊觀三代祭祀之禮以雷鼓靈鼓路鼓鼗神之後卽用晉鼓鼓其樂節今太常寺歆神之後唯用散鼓以鼓金奏殊不合古制是必唐室之季禮殘樂缺工師解散汨而弗倫五代因之不克釐正皇上馴致太平精心報祀隆禮備樂無文咸舉非聰明神聖決於師古則孰能與于此哉

三牲鼎圖第十一

鼎局鼎纂
鼎畢附

臣等謹按禮記郊特牲云鼎俎奇而籩豆偶

正義謂正
鼎九陪鼎

也三儀禮聘禮云鼎九設於西階前陪鼎當內廉東面北

上九正鼎謂牛鼎羊鼎豕鼎魚鼎腊鼎陽胃鼎禮記禮
膚鼎鮮魚鼎鮮腊鼎三陪鼎謂腳臙臙也

運云陳其犧牲備其鼎俎

正義云天子諸侯夕省牲之時陳鼎於廟門外以牲煮于

鑊鼎隨鑊設各陳鼎於鑊而取牲體以實其鼎舉鼎而入設于阼階下南北陳之俎設于鼎西以次載於俎也又云鼎入陳于東方當序西面北上俎皆設于鼎西聶崇義三禮圖云牛鼎受一

斛天子飾以黃金諸侯飾以白金羊鼎受五斗亦以銅

爲之豕鼎受三斗牛鼎三足如牛每足上以牛首飾之

羊豕二鼎亦如之所謂周之禮飾器各以其類之義也

鼎肩

牛鼎肩長三尺羊鼎肩長二尺五寸豕鼎肩長二尺飾兩端以玉各三寸

鼎纂

儀禮云纂者若

束若編注云凡鼎纂以茅爲之長則束本短則編其中央蓋令其緻密不洩氣也

鼎畢

三禮圖云葉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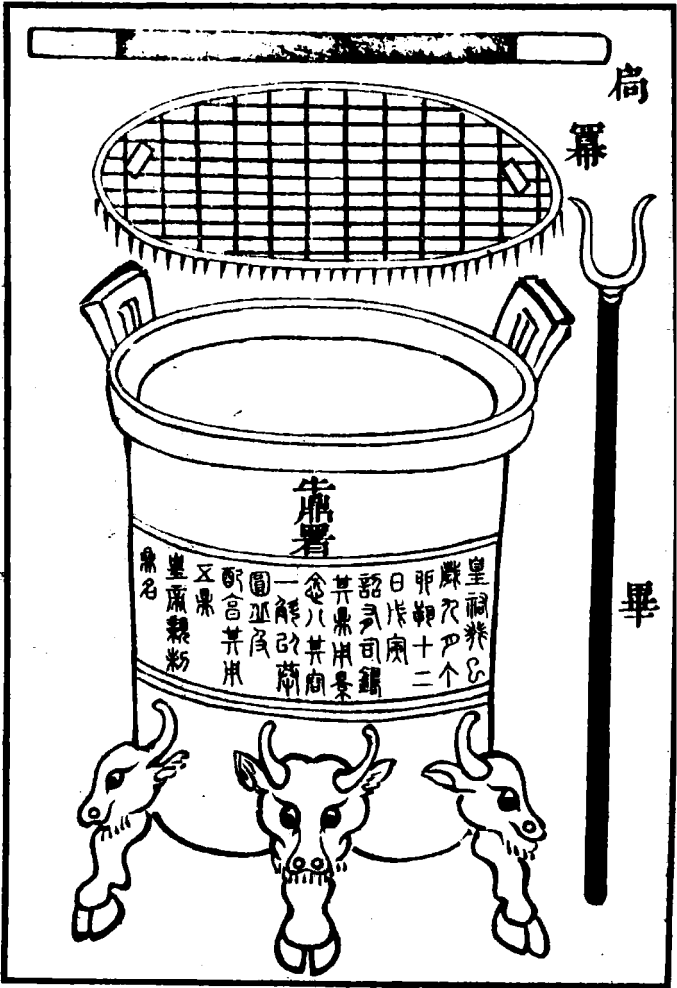
三寸中鏤去一寸柄長二尺四寸漆
其柄末及兩葉皆朱以棘木爲之
臣逸臣瑗稟承睿

旨鑄成牛鼎十二羊鼎十二豕鼎十二郊祀天地及配
位十有五鼎牛鼎羊鼎豕鼎各五皆以銅爲之宗廟共
二十一鼎牛鼎羊鼎豕鼎各七亦皆以銅爲之而以黃
金飾之謹圖形制如左

尚

幕

畢



圓丘牛鼎

口徑底徑俱一尺三寸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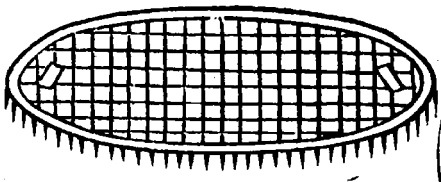
一尺二寸二分其容一斛

宗廟牛鼎形制俱同但欵易云其容一斛以恭宗廟
其用七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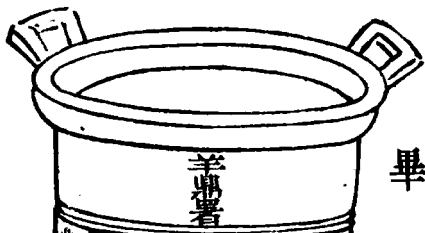
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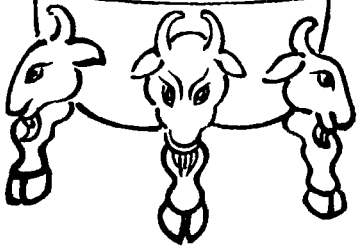
纂



畢



羊鼎署
皇朝樂器
廣尺四寸
明初十二
日作樂
部員所鑄
其鼎以養
念八其周
五季所所
圖並及
歌言其鼎
五鼎
皇朝樂器
鼎名



圖丘羊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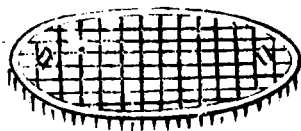
口徑底徑俱一尺深一尺

三分其容五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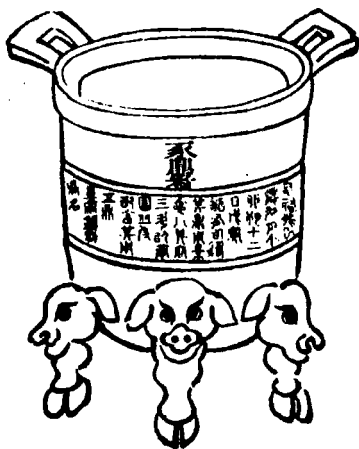
宗廟羊鼎形制銘辭俱同但易其辭云以恭宗廟其
用七鼎



肩



冪



畢

圖丘豕鼎

口徑底徑俱九寸深七寸

六分容受三斗

宗廟豕鼎形制俱同但易其銘云以恭宗廟其用七
鼎

右臣逸臣瑗謹按典禮三牲之鼎蓋祭祀薦熟之器也
凡祭有四謂血腥燔熟也血腥太古之用燔中古之用
此三者示不忘古所以達誠謹而已惟薦熟切于孝子
孝孫之情故禮經謂之正祭自唐末五代禮文殘缺郊
廟之祭皆無薦熟之儀雖有孝子孝孫之情不可得而
見矣皇上秩其隆典達其孝心以先于天下使天下之
人聳然知事親追遠之道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其此
之謂乎

鸞刀圖第十二

臣等謹按禮記禮器云割刀之用鸞刀之貴正義曰割刀今刀也鸞刀古刀也今刀便利可以割物爲用古刀

遲緩用之爲難宗廟不用今刀而用古刀者修古之制

毛詩信南山曰祭以清酒從以騂牡享于祖考執其鸞

刀以啓其毛取其血膋

注云鸞刀刀有鸞者言割中節也

正義曰騂牡

之牲迎入廟門既告神乃令卿大夫執持其鸞鈴之刀

以開牲皮毛取牲血及脂膏脾膋而退毛以告全血以

告殺膋以升臭合馨香以薦神又云鸞卽鈴也謂刀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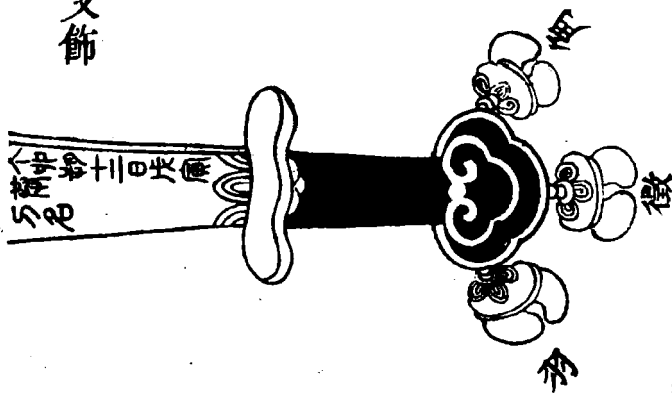
有鈴其聲中節和而後斷禮記節解曰必用鸞刀者取

其鸞鈴之聲官商調和而後斷割也春秋公羊傳宣十二年鄭伯右執鸞刀注云鸞刀宗廟割切之刀鑲有和鋒有鸞臣逸臣瑗謹詳禮記毛詩公羊傳之說依稟睿旨制成鸞刀二鸞在鋒聲中宮商三和在銀聲中角徵羽及用周禮桃氏爲刃之齊三分其金而錫居其一用于圓丘者止以銅爲之用于宗廟者以銅爲之以黃金飾之謹圖形制如左

肩

和在銀

圓丘 尚質不用文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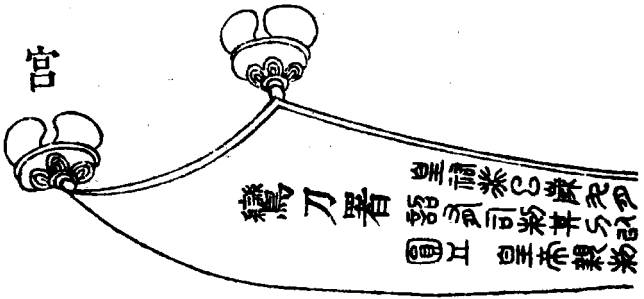


鸞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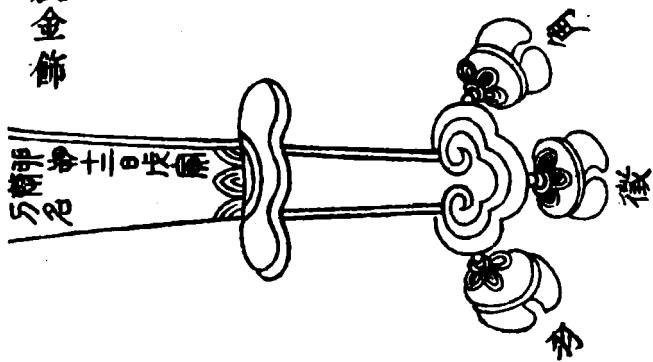
鸞在鋒

商

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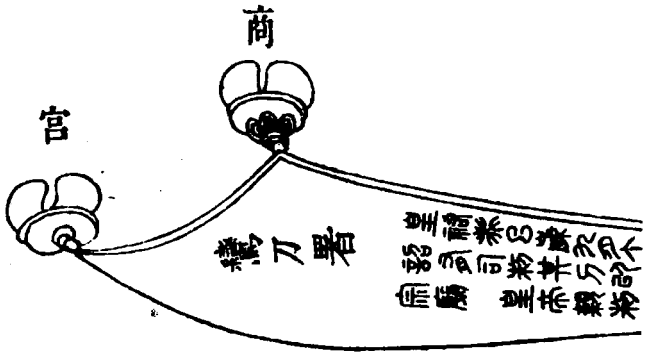


和在銀



鸞刀

鸞在鋒



右臣逸臣瑗謹按經制古之祭祀皆用鸞刀後世因循
廢而弗用皇上精求禮樂至誠不息幾千百年古義不
講而一旦用之斯人神之同慶也

皇祐新樂圖記卷下

嘉熙己亥夏月借虎邱寺本錄蓋當時所賜藏之
名山者也末用蘇州觀察使印長貳押字志頒降
歲月平生每見承平故物輒慨然起敬恨生不于
其時乃錄藏之一切做元本無豪釐差伯玉識

安定先生文昭公與阮屯田所定皇祐新樂圖記
直齋陳先生于一百九十七年之後見其書以爲
承平故物慨然起敬至于有生不于其時之恨輒
錄藏之又後九十一年壽民得其書而錄之而敬
藏之爲幸多矣大元天歷二年四月旦日雪城吳

壽民書於郭西小舍 闕本錄出

按通鑑仁宗景祐三年二月詔胡瑗阮逸較定鍾律蓋以李照樂穿鑿也至皇祐二年閏十一月置詳定大樂局其鍾弁而直聲鬱不發著作佐郎劉義叟曰此謂害金帝將感心腹之疾已而果然然則義叟審音出胡阮一等矣何以當時不令義叟同定樂哉此書闕抄本姑錄之以俟倫曠耳時萬歷三十九年十月十三日書于奉常公署清常道

人誌

右皇祐新樂圖記三卷宗阮屯田胡安定撰述進御之書也本以李照樂下三律詔胡阮改造止下一律當時房庶力闢其說以為照以縱黍累尺管空徑二分容黍千七百三十固失之長瑗以橫黍累尺管黍一千二百而空徑三分四釐六豪又失之短夫截竹懈溪元音斯得實葭緹室中氣自應漢制累黍之法特以較絮度量執黍求律本乎古義然而倫瑄房準樂府失傳周黼漢尺法物滋偽今欲撤黍求度釋度審律辟之榮杖索涂扣槃捫燭已夫以竹作管而竹之巨細失均以黍定分

之定而管之徑圍自得今按所造原本周官蕪米漢制
尺寸不詭乎度數形模悉協乎禮圖唯大秦累尺小秦
實籥未免牙指而較之庶說畝以千二百秦亂實管中
長短隨之縱橫莫辨者孰有當乎夫范蜀公以律生尺
而太府樂尺實下舊樂三律矣魏漢津以指布度而大
晟樂器工人不能成齊量矣故知師心愈巧準施彌失
累黍之法猶為近古雖凶勗咸之精微尚尋峴朴之墜
緒未可執羲叟害金之論遽訾大安子穀之制也沈約
云樂經亾于秦隋志樂經四卷蓋新莽時所立今亦不

傳雖有寶常令言文收之徒著述罕覯則是書實為樂
經之繼別矣向無序而刊行之者余家有舊抄本僅載
陳直齋吳壽民趙清常三跋曰并著之謹錄

四庫提要冠于顛以昭是書之定論云時在

嘉慶甲子首夏張海鵬若雲序于養真齋

皇祐新樂圖記終



操 琴

撰 邕 蔡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
讀畫齋叢書平津館叢書
皆收有此書平津本有校
注故據以排印

琴操校本序

琴操之體不一。有暢、有歌、詩、有操、有引、而統謂之操。暢者暢其志。桓子新論云：達則兼善天下，無不通暢是也。操者顯其操。新論云：窮則獨善其身，而不失其操是也。引、獻同音通用。爾雅：獻，興也。鄭康成曰：獻，興也。猶詩之興，是引即詩，因物起興之義也。隋經籍志載琴操三卷。晉廣陵相孔衍撰。崇文總目、中興書目、並以屬之孔衍，而傳注所引及今讀畫齋叢書所傳本，皆屬蔡邕。惟初學記引箜篌引爲孔衍琴操，其文與蔡邕琴操不殊。是知隋志言孔衍撰者，謂撰述蔡邕之書，非謂孔衍自著也。隋志於孔衍琴操外，又載琴操鈔二卷。琴操鈔一卷，不著撰人，蓋有異本，非異書也。唐志又別載桓譚琴操二卷。按桓譚新論有琴道篇，不聞有琴操。琴操言伏羲始作琴，與琴道言神農始作琴不合，則琴操決非桓譚所作。文選注引新論，雍門說孟嘗君曰：今君下羅帳，來清風。北堂書鈔引作琴操，是唐人誤以琴道篇爲琴操之證也。蔡邕本傳言邕所著有敍樂，而無琴操，而今本琴操及傳注所引，皆屬蔡邕。疑琴操即在敍樂中，猶琴道爲新論之一篇耳。北堂書鈔引蔡邕琴賦，言仲尼思歸，即將歸操也。梁公悲吟，即楚高梁子霹靂引也。周公越裳，即越裳操也。白鶴東翔，即別鶴操也。樊姬遺歎，即列女引也。與夫鹿鳴三章，楚曲明光，俱與琴操合，則琴操爲中郎所撰，信有徵矣。唐志載琴操一卷，視隋已亡二卷。中興書目言琴調、周詩五篇，古操引，共五十篇。視崇文總目言總五十九章，又亡其四。若宋藝文志載孔衍琴操引三卷，蓋僅據隋志存其目，非真

有其全書也。陳氏書錄所載周詩五篇。操引二十一篇。與今本合。是今世所傳。卽直齋所見之本。惟陳氏云止一卷。今分爲二卷。陳氏曰不著氏名。今題曰蔡邕撰。其分合著錄。微有不同。證之傳注。所引亦有互異。今淵如觀察。校正付梓。受而讀之。古誼所存。足以左證經傳。其言歌詩五曲。皆在大戴記投壺篇。八篇可歌之中。蓋漢初樂府尙存八篇。其後狸首、采芣、采蘋三篇。又廢不可歌。故僅存其五。其言暴風疾雨。在周公沒後。與尙書大傳史記合。足證書金縢篇秋大熟以下。當爲亳姑逸文。其言季桓子受齊女樂。孔子欲諫不得。作龜山操。足證孔子爲魯司寇不用之說。其言孔子聞殺趙鳴犢。作將歸操。足證孔叢子陔歌。吾將言歸爲僞作。至於鄒虞白駒。不必有合於四詩之說。要不失爲一家之言。是固當與月令章句獨斷諸書並傳者已。嘉慶十年長至。翰林院庶吉士。桐城馬瑞辰序。

琴操卷上

漢 前議郎陳留蔡邕伯喈撰

序首

昔伏羲氏作琴。所以禦邪僻。防心淫。以脩身理性。反其天真也。案昔字从北堂書鈔樂部。文選長笛賦注引補。氏字从文選歸田賦注引補。琴長三

尺六寸六分。象三百六十日也。廣六寸。象六合也。文上曰池。下曰巖。案通鑑晉紀二十六。胡三省注。引項安世家說。與此上下文略同。作文上曰池。下

曰。池。水也。言其平。下曰濱。濱。賓也。言其服也。前廣後狹。象尊卑也。上圓下方。法天地也。五弦宮也。象五行也。案宮也二字。从太平御覽樂部引補。文選歸田賦注引作並有五者。象五行也。大弦者。君也。寬和而溫。小弦者。臣也。清廉而不亂。案史記田敬仲世家

行也。案宮也二字。从太平御覽樂部引補。文選歸田賦注引作並有五者。象五行也。大弦者。君也。寬和而溫。小弦者。臣也。清廉而不亂。案史記田敬仲世家

文王武王加二弦。合君臣恩也。案太平御覽樂部引無武王二字。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古琴曲有歌詩五

曲。案今本作詩歌。从太平御覽樂部引改。一曰鹿鳴。二曰伐檀。三曰騶虞。四曰鵲巢。五曰白駒。又有一十二操。一曰將歸操。孔

所作。孔子之趨。聞殺寶鳴。憤而歸作此曲。案太平御覽樂部引注文皆作大字。一曰猗蘭操。孔子所作。傷不逢時。三曰龜山操。孔子作。季桓子受齊女樂。孔子欲諫

若龜山之。四曰越裳操。周公所作。五曰拘幽操。文王作。文王拘於羑里。作此曲。六曰岐山操。周人爲太

見逐。自傷。八曰雉朝飛操。沐犢子所作。沐犢子七十無妻。見雉雙飛。感而作此曲也。案下文云。九曰別鶴操。商

牧子所作。娶妻五年無子。父母欲爲改娶。十曰殘形操。曾子所作。曾子夢見一狸。不見其首。而

其妻聞之。中夜悲嘯。牧子感之。作此曲。十一曰水仙操。伯牙所作。十二曰懷陵操。伯牙所作。案懷本作懷。又有九引。一曰列女引。楚樂姬所作。二曰伯姬引。魯伯姬所作。三曰

貞女引。魯漆室女所作。四曰思歸引。衛女所作。五曰辟歷引。楚商梁所作。商梁出遊九皋之澤。遇風雷辟歷。六曰走馬

引。穆里牧恭所作。牧恭為父報冤。殺人而亡。藏於山林之下。有天馬引之。感之作此引。○案下牧恭二字。从太平御覽樂部引補。七曰箜篌引。霍里子高所作。即公無渡河曲。○案

改。八曰琴引。秦時屠門高所作。九曰楚引。楚龍丘高所作。○案下文作龍丘。又有河間雜歌二十一章。每體琴操。見琴操

相和雅歌錄云。飲馬長城窟。今本無此文。

鹿鳴

鹿鳴操者。周大臣之所作也。王道衰。君志傾。留心聲色。內顧妃后。設旨酒嘉穀。不能厚養賢者。盡禮極歡。

形見於色。大臣昭然獨見。必知賢士幽隱。案文選琴賦注引。賢士作賢者。小人在位。周道凌薄。必自是始。故彈琴以諷諫。

案文選琴賦注引。彈弦風諫。歌以感之。庶幾可復。歌有曰字。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

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此言禽獸得美甘之食。尚知相呼。傷時在位之人不能。乃援琴而刺之。故曰鹿

鳴也。

伐檀

伐檀操者。魏國女之所作也。傷賢者隱避。素餐在位。閔傷怨曠。失其嘉會。夫聖王之制。能治人者食於人。

治於人者食於田。今賢者隱退伐木。小人在位食祿。懸珍奇。積百穀。并包有土。德澤不加百姓。傷痛上之

不知。王道之不施。仰天長嘆。援琴而鼓之。

鷓鴣

騶虞操者。邵國之女所作也。案文選李陵與蘇武詩注。引此二句。因學紀聞。案古者本作古有。從文選李陵與蘇武詩。曹子建贈丁儀王粲。詩注引改。君子在位。役不踰時。案文選李陵與蘇武詩注。引作役。不不失嘉會。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及周道衰微。禮義廢弛。強凌弱。衆暴寡。萬民騷動。百姓愁苦。男怨於外。女傷其內。內外無主。內迫性情。外逼禮義。欲傷所讒。而不逢時。於是援琴而歌。

鵲巢

白駒

白駒操者。失朋友之所作也。其友賢。居任也。衰亂之世。君無道。不可匡輔。依違成風。諫不見受。國士詠而思之。援琴而長歌。

將歸操

將歸操者。孔子之所作也。趙簡子循執玉帛。以聘孔子。孔子將往。未至。渡狄水。聞趙殺其賢大夫。竇鳴犢。喟然而嘆之曰。夫趙之所以治者。鳴犢之力也。殺鳴犢而聘余。何丘之往也。夫燔林而田。則麒麟不至。覆巢破卵。則鳳皇不翔。鳥獸尚惡傷類。而況君子哉。於是援琴而鼓之。云。翱翔於衛。復我舊居。從吾所好。其樂只且。案水經注。漂水引孔子臨狄水而歌曰。狄水衍兮。風揚沙。船楫顛倒。更相加。歸來歸來。胡爲斯疑。是將歸操之脫文。今本水經注。狄水作狄。又脫末句。從宋本轉文考異引補。又史記孔子世家。孔子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嘆。乃還息乎陬鄉。作爲陬操。以哀之。集解王肅曰。陬操。琴曲名也。孔叢子引與此四句正同。

猗蘭操

琴操 卷上

猗蘭操者孔子所作也。孔子歷聘諸侯。案太平御覽香部引無歷字。諸侯莫能任，自衛反魯，過隱谷之中，見蕓蘭獨茂，喟然嘆曰：夫蘭當為王者香，今乃獨茂，與衆草為伍，譬猶賢者不逢時，與鄙夫為倫也。乃止車援琴鼓之。云：習習谷風，以陰以雨。之子于歸，遠送于野。何彼蒼天，不得其所。逍遙九州，無所定處。世人闢蔽，不知賢者。年紀逝邁，一身將老。自傷不逢時，託辭於蕓蘭云。案太平御覽香部引蕓作香。

龜山操

龜山操者孔子所作也。齊人饋女樂，季桓子受之，魯君閉門不聽朝。當此之時，季氏專政，上僭天子，下畔大夫，賢聖斥逐，讒邪滿朝。孔子欲諫不得，退而望魯，魯有龜山蔽之，辟季氏於龜山，託勢位於斧柯。季氏專政，猶龜山蔽魯也。傷政道之陵遲。案陵遲本作不用。从水經注。汶水。北堂書鈔樂部引改。閔百姓不得其所，欲誅季氏，而力不能，於是援琴而歌云。案北堂書鈔樂部引作於是鼓琴塵落。九動其鳴。歌曰。予欲望魯兮，龜山蔽之，手無斧柯，柰龜山何。

越裳操

越裳操者周公之所作也。周公輔成王，成文王之王道，天下太平，萬國和會，江黃納貢，越裳重九譯而來，獻白雉。執贄曰：吾君在外國也，頃無迅風暴雨，意者中國有聖人乎？故遣臣來。周公於是仰天而歎之，乃援琴而鼓之。其章曰：於戲嗟嗟，非旦之力，乃文王之德，遂受之，獻於文王之廟。

拘幽操

拘幽操者。文王拘於羑里而作也。文王備脩道德。百姓親附。文王有二子。周公武王皆聖。是時崇侯虎與

文王列爲諸侯。

案虎字从太平御覽。皇王部引補。

德不能及文王。

案能字从太平御覽。皇王部引補。

常嫉妬之。乃譖文王於紂曰。西伯昌。聖人

也。長子發。中子旦。皆聖人也。

案文選西征賦注引無人也。二字。

三聖合謀。將不利於君。君其慮之。紂用其言。乃囚文王於羑

里。案文選海賦注引作於是太顛。散宜生。南宮适之屬。而無聞天。史記

周本紀云。西伯之臣聞天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馬以獻紂。據此。文選注所引無聞天。是傳寫脫也。

往見文王。文王爲贖反目者。紂之好色也。杼杼其腹者。言欲

得奇寶也。蹀躞其足者。使疾迅也。於是乃周流海內。經歷風土。得美女二人。水中大貝。白馬朱鬣。以獻於

紂。陳於中庭。紂見之。仰天而歎曰。嘻哉。此誰寶。散宜生趨而進曰。是西伯之寶。以贖刑罪。紂曰。於寡人何

其厚也。立出西伯。紂謂宜生。譖岐侯者。長鼻決耳也。宜生還。以狀告文王。乃知崇侯譖之。文王在羑里時。

演八卦以爲六十四卦。作鬱尼之辭。困於石。據於蒺藜。乃申憤以作歌曰。殷道溷濁。浸濁煩兮。朱紫相合。

不別分兮。迷亂聲色。信讒言兮。炎炎之虐。使我愆兮。無辜桎梏。誰所宜兮。幽閉牢狴。由其言兮。遘我四人。

憂勤勤兮。案宋本韓文考異引琴錄拘幽操。有幽閉牢狴。由其言兮。遘我四人。憂勤勤。今脫幽閉牢狴八字。及人字。據補。得此珍玩。且解大患兮。倉

皇迄命。遺後昆兮。作此象變。兆在昌兮。欽承祖命。天下不喪兮。遂臨下土。在聖明兮。討暴除亂。誅逆王兮。

岐山操

岐山操者。周太王之所作也。案上云。周人爲太王所作。太王居豳。狄人攻之。仁恩惻隱。不忍流洫。選練珍寶。犬馬皮幣。

束帛與之。狄侵不止。問其所欲。得土地也。太王曰。土地者。所以養萬民也。吾將委國而去矣。二子亦何

事操

卷上

五

五

患無君。遂杖策而出。踰乎梁而邑乎岐山。自傷德劣。不能化夷狄。為之所侵。喟然歎息。援琴而鼓之。云。狄戎侵兮土地移。遷邦邑兮適於岐。烝民不憂兮誰者知。嗟嗟奈何。予命遭斯。

履霜操

履霜操者。尹吉甫之子伯奇所作也。案太平御覽天部。引作履霜操者。伯奇之所作也。伯奇者。吉甫之子也。吉甫。周上卿也。誤衍人字。有子伯

奇。伯奇母死。吉甫更娶後妻。生子曰伯邦。案子曰二字。從世說言語篇注引補。乃譖伯奇於吉甫曰。伯奇見妾有美色。然有

欲心。案今本作見妾美。欲有邪心。從文選長笛賦注太平御覽宗親部引改。吉甫曰。伯奇為人慈仁。豈有此也。妻曰。試置妾空房中。君登樓而察

之。後妻知伯奇仁孝。乃取毒蜂綴衣。案一作緣。伯奇前持之。一云令伯奇撥之。○案今本有細字注。不知何人所校。並仍之。文選長笛賦注引作緣衣領。伯奇前持

之。太平御覽宗親部引作綴衣。令伯奇撥之。皆與今本同。於是吉甫大怒。放伯奇於野。伯奇編水荷芰荷。而衣之。采葶花也。○案葶本作

停。注云。一作葶。初學記天部引作葶花。从太平御覽天部引改。御覽引注亦無一作葶三字。今刪。而食之。清朝履霜。案太平御覽天部作晨。初學記作朝。自傷無罪見逐。案太平御覽

放。乃援琴而鼓之。曰。履朝霜兮採晨寒。考不明其心兮聽讒言。孤恩別離兮摧肺肝。何辜皇天兮遭斯

愆。痛歿不同兮恩有偏。誰說顧兮知我冤。宣王出遜。吉甫從之。伯奇乃作歌。以言感之於宣王。宣王聞之。

曰。此孝子之辭也。案伯奇以下十二字。今本脫。聞之作聞歌。從世說言語篇注。文選長笛賦注引改。文選注引孝子作放子。吉甫乃求伯奇於野而感悟。案文選長笛賦注引求作

收字。於野二字。從世說言語篇注引補。遂射殺後妻。

雉朝飛操

雉朝飛操者。齊獨沐子所作也。案上文作沐犢子。古今注。樂府解題俱作牧犢子。此不應作獨沐。兩文互異。但太平御覽羽族部。已引同今本。姑仍之。獨沐子年七十無

妻出薪於野。見飛雉雄雌相隨。感之。案雄雌二字。从太平御覽羽族部引作山河。我獨何命兮。未有家。時將暮兮。可奈何。嗟嗟暮兮。可奈何。

別鶴操

別鶴操者。商陵牧子所作也。案太平御覽羽族部引作高陵。牧子娶妻五年。無子。父兄欲爲改娶。

妻聞之。中夜驚起。倚戶悲嘯。牧子聞之。援琴鼓之。云。痛恩愛之永離。歎別鶴以舒情。案今本欲上有將字。从文選琴賦注。太平御覽羽族部引。一作憤。○案今本。作因彈別鶴以舒情。

引作歎別鶴以舒其憤。校者所見本。憤下應脫蕪字。故曰別鶴操。案古今注別鶴操。作牧子聞之。憤然而悲。以舒情。廢食忘殮。後仍爲夫婦。與此異。

殘形操者。曾子所作也。曾子鼓琴。墨子立外而聽之。曲終。入曰。善哉。鼓琴身已成矣。而曾未得其首也。曾子曰。吾畫臥見一狸。見其身而不見其頭。一作首。○案太平御覽獸部引作頭。上文序首注作首。起而爲之弦。因而殘形。

水仙操

水仙操

水仙操者。伯牙之所作也。伯牙學琴於成連先生。先生曰。吾能傳曲而不能移情。吾師有方子春者。善於

琴。案善於琴三字。从文選琴賦注引補。能作人之情。案本作移。从文選琴賦注引。北堂書鈔樂部又引作化。今在東海上。案上字。从文選琴賦注引改。子能與我同事之

乎。伯牙曰。夫子有命。敢不敬從。乃相與至海上。見子春受業焉。案事類賦樂部注。引樂府解題水仙操。前段與此文略同。下云。乃與伯牙俱往。至蓬萊山。留伯牙曰。子居督之。吾將迎之。刺船而去。旬時。伯牙延望無人。但聞海水洞湧。山林杳冥。愴然歎曰。先生移我情矣。乃援琴而歌。作水仙之操。足證此文之闕。

琴操

卷上

七

懷陵操

懷陵操者伯牙之所作也。伯牙鼓琴作激徵之音。下闕。○案文選舞賦注引下二句。

列女引

列女引者楚莊王妃樊姬之所作也。莊王愛幸樊姬不敢專席飾衆妾使更侍王以廣繼嗣。莊王一日罷朝而晏。樊姬問故。王曰與賢相語。姬問爲誰。曰虞丘子。樊姬曰妾幸得侍王非不欲專貴擅愛也。以爲傷王之義。故所進與王同位者數人矣。今虞丘子爲相未嘗進一賢。安得爲賢。明日王以樊姬語告虞丘子。稽首辭位而進孫叔敖。樊姬自以諫行志得。作列女引曰。忠諫行兮正不邪。衆妾夸兮繼嗣多。

伯姬引

伯姬引者伯姬保母所作。伯姬者魯女也。爲宋共公夫人。共公薨守禮固節。魯襄公三十年宋災。伯姬存焉。有司請出。伯姬曰不可。吾聞之。婦人夜出不見。傳母不下堂。傳至矣。母未至也。逮乎火而死。其母悼伯姬之遇災。故作此引。

貞女引

貞女引者魯漆一作漆室室女所作也。案後漢書郡國志補注列女傳漆室女倚柱悲吟而嘯鄰人見其心之不樂也。進而問之曰。有淫心欲嫁之念耶。何吟之悲。漆室女曰。嗟乎嗟乎。子無志。案志本作智。以後漢書盧植傳注引改。不知人之甚也。昔者楚人得罪於其君。走逃。吾東家馬逸。蹈吾園墓。使吾終年不厭菜。吾西鄰人失羊不還。請吾兄追。

之霧濁水出使吾兄溺死終身無兄政之所致也吾憂國傷人心悲而嘯豈欲嫁哉自傷懷結而爲人所疑於是褰裳入山林之中見女貞之木喟然歎息援琴而弦歌以女貞之辭云菁菁茂木隱獨榮兮變化垂枝合秀英兮修身養行建令名兮厥道不移一作積善惡并兮屈躬就濁世徹清兮懷忠見疑何貪生兮遂自經而死

思歸引

思歸引者衛女之所作也。一曰離物操。○案古文苑蔡邕琴賦注。衛侯有賢女邵王聞其賢而請聘之未至而王薨。太子曰吾聞齊桓公得衛姬而霸今衛女賢欲留大夫曰不可若女賢必不我聽若聽必不賢不可取也。太子遂留之果不聽拘於深宮思歸不得。序注引思歸引。心悲憂傷遂援琴而作歌。案文選思歸引序注引作援琴而歌。作思歸引。曰涓涓泉水流反於淇兮有懷於衛靡日不思執節不移兮行不詭隨坎珂何辜兮離厥菑曲終絃而死。或云離物操。箕子所作也。○案水經注淇水。箕子伴狂自悲故琴操有箕子操。箕子操亦見史記宋世家。與此迥別。然今本亦無箕子操。疑傳寫脫也。

辟歷引

辟歷引者楚商梁子所作也。案太平御覽天部事類賦天部注引作高梁。商梁子出遊九臯之澤覽漸水之臺。部引作漸冰。張罝置罟周於荆山。案太平御覽天部引無周字。臨曲池而漁。案漁下本有而字。从疾風實切。雹雷電奄冥天火四起。案天火本作部引改。辟歷下臻玄鶴翔其前白虎吟其後懼。一作然而驚謂其僕曰今日出遊豈非常之行耶何其災變之甚也其僕曰孤虛設張八宿相望熒惑干角五星失行此國之大變也君其返國矣於是商梁子歸

其室乃援琴而歌歎。案歎本作之。从太平御覽天部引改。韻聲激發象辟歷之聲。故曰辟歷引云。疾雨盈河。辟歷下臻。洪水浩浩滔厥天。鑑趨隆愧。隱隱闐闐。國將亡兮喪厥年。商梁當作莊王。聲之誤也。王有琴名繞梁。

走馬引

走馬引者。樽里牧恭所作也。樽里牧恭為父報怨而亡。林岳之下。有馬夜降。圍其室而鳴。於是覺而聞走馬聲。以為吏追之。乃奔而亡。明視天馬迹也。案也字从太平御覽人事部引補。乃曰。吾以義殺人。而天馬來降。以驚動吾處。不安。以告吾邪。乃感懼入沂澤之中。作走馬引。後果讎家候之不得也。

箜篌引

箜篌引者。朝鮮津卒霍里子高所作也。子高晨刺船而濯。有一狂夫。被髮提壺。案被本作披。从藝文類聚樂部引改。涉河而渡。其妻追止之。不及。墮河而死。乃號天嗙啼。鼓箜篌而歌曰。公無渡河。公竟渡河。公墮河死。當奈公何。曲終。自投河而死。子高聞而悲之。乃援琴而鼓之。作箜篌引。以象其聲。所謂公無渡河曲也。案藝文類聚樂部引作子高授琴。作其歌聲。故曰箜篌引。初學記樂部。引此作孔衍琴操箜篌引。下又有操曰朝鮮里子高爾八字。

琴引

琴引者。秦時倡屠門高之所作也。秦時采天下美女以充後宮。幽愁怨曠。咸致災異。屠門高為之作琴引以諫焉。

楚引

楚引者。楚游子龍丘高所作也。龍丘高出遊三年。思歸故鄉。心悲不樂。望楚而長嘆。案楚字从文選蘇子卿古詩注引補。

曰楚引。

故

琴操卷下

河間雜歌

箕山操

箕山操。許由作也。許由者。古之貞固之士也。堯時爲布衣。夏則巢居。冬則穴處。飢則仍山而食。渴則仍河

而飲。無杯器。常以手捧水而飲之。案捧本作掬。从太平御覽器物部引改。人見其無器。以一瓢遺之。案太平御覽人事部引作以瓢遺之。由操飲畢。

以瓢挂樹。案畢本作訖。从太平御覽器物部引改。風吹樹動。歷歷有聲。由以爲煩擾。遂取損之。案損本作損。从太平御覽人事部引作由操飲訖。挂以樹枝。

改引。以清節聞於堯。堯大其志。乃遣使以符璽禪爲天子。於是許由喟然歎曰。匹夫結志。固如盤石。采山

飲河。所以養性。非以求祿位也。放髮優游。案文選。稽叔夜幽憤詩注引作散髮。今本髮下衍一字。刪。所以安已。不懼。非以貪天下也。使者

還。以狀報堯。堯知由不可動。亦已矣。於是許由以使善言爲不善。乃臨河洗耳。案本選何敬祖遊仙詩注引作由其言爲不善。乃臨河而洗其耳。

樊堅見由方洗耳。問之。耳有何垢乎。由曰。無垢。聞惡語耳。堅曰。何等語者。由曰。堯聘吾爲天子。堅曰。

尊位何爲惡之。由曰。吾志在青雲。何乃劣劣爲九州伍長乎。於是樊堅方且飲牛。聞其言而去。恥飲於下

流。於是許由名布四海。堯既殂落。乃作箕山之歌曰。登彼箕山兮。瞻望天下。山川麗崎。萬物還普。日月運

照。靡不記睹。游放其間。何所卻慮。歎彼唐堯。獨自愁苦。勞心九州。憂勤厚土。謂余欽明。傳禪易祖。我樂如

何。蓋不盼顧。河水流兮。緣高山。甘瓜施兮。棄錦鬢。高林肅兮。相錯連。居此之處。傲堯口。後許由死。遂葬於

箕山。

周太伯

周太伯者。周太王古公之長子也。古公有子三人。長者太伯。次者虞仲。少者季歷。季歷之子昌。昌即文王也。古公寢疾將死。國當有傳。心欲以傳季歷。乃呼三子謂曰。我不起此病。繼體興者。其在昌乎。太伯見太王傳季歷。於是太伯與虞仲俱去。被髮文身以變形。託爲王採藥。後聞古公卒。乃還奔喪。哭於門外。示夷狄之人。不得入王庭。於是季歷謂太伯長子也。伯當立。何不就。太伯曰。吾生不供養。死不飯含。哭不臨棺。不孝之子。焉得繼父乎。斷髮文身。刑餘之人也。戎狄之民也。三者除焉。何可爲君矣。季歷垂涕而留之。終不冒止。遂委而去。到江海之涯。吟咏優游。仰覽俯觀。求膏腴之處。適於吳。率以仁義。化爲道德。荆越之人。移風易俗。成集韶夏。取象中國。乃太伯之化也。是後季歷作哀慕之歌。章曰。先王既徂。長賢異都。哀喪傷心。未寫中懷。追念伯仲。我季如何。梧桐萋萋。生於道口。宮館徘徊。臺閣既除。何爲遠去。使此空虛。支骨離別。垂思南隅。瞻望荆越。涕淚雙流。伯兮仲兮。逝官來遊。自非二人。誰訴此憂。

文王受命

受命者。謂文王受天命而王文王以紂時爲岐侯。躬脩道德。執行仁義。百姓親附。是時紂爲無道。刳胎斲案。斲本作斬。从太平涉。御覽皇王部引改。廢壞三仁。案。三仁本作仁人。从太平天統易運。諸侯瓦解。皆歸文王。其後有鳳凰銜書於文王之郊。文王以殷帝無道。虐亂天下。皇命已移。不得復久。案。久本作入。从太平乃作鳳凰之歌。其章曰。翼翼

翔翔。案上翔字本作翱。从太。彼鸞。鳳。一。作。平御覽皇王部引改。彼鸞。鳳。兮。銜書來遊。以命昌兮。瞻天案圖。殷將亡兮。蒼蒼昊天。始有萌兮。五神運精。合謀房兮。案本作神運精合。謀於房兮。从太平御覽皇王部引改。與我之業。望來羊兮。

文王思士

文王思士者。文王之所作也。文王思得賢士與爲治。出田。援耨而卜之。得所獲。非龍。非麟。非虎。非熊。乃帝王師也。至渭之陽。果遇呂尙。與語。大悅之。曰。吾先人太公有言。當有聖人適周。子其是耶。遂載與之俱歸。立以爲師。號曰太公望。文王悅喜。乃援琴而鼓之。自敘思士之意。故曰文王思士。孔子學文王操於師。文王所製操非一。後人不能盡得其傳。當時所傳者。其文王思士曲與。○案事類賦樂部注引琴錄。文王思士操。與此正同。太平御覽皇王部引桓子新論曰。文王操者。文王之時。射無道。爛金爲格。溢酒爲池。宮中相殘。骨肉成泥。麤室瑤臺。蕭靈鬻風。鍾聲響起。疾動天地。文王躬被法度。陰行仁義。援琴作操。故其聲紛以擾。駭角靈商。文義與上文王受命相近。校者疑卽文王思士。誤矣。

思親操

舜耕歷山。思慕父母。見鳩與母。俱飛鳴。相哺食。益以感恩。案太平御覽羽族部引益作茲。乃作歌曰。陟彼歷山兮。崔嵬有鳥翔兮。高飛瞻彼鳩兮。徘徊河水洋洋兮。青冷深谷。鳥鳴兮。嚶嚶設置。張胃兮。思我父母力耕。日與月兮。往如馳。父母遠兮。吾將安歸。

周金滕

周金滕者。周公作也。書曰。武王薨。案今本作周公作金滕書也。脫書曰二字。从太平御覽皇王部刪補。一本太平御覽與今本同。太子誦襲武王之業。年十歲。案今本作七歲。太平御覽皇王部引作十七歲。鄭君注金滕。用衛宏之說。武王崩時。成王年十歲。古文家說如此。七卽十字之譌。今改正。不能統理海內。周公爲攝政。是時周公囚

誅管蔡之後。案因本作內。从太平御覽皇王部引改。有謗公於王者。言公專國大權。詐策謀將危社稷。案今本言下八字闕。从太平御覽皇王部引補。不

可置之。成王聞之。勃然大怒。欲囚周公。案周公二字。从太平御覽皇王部引補。周公乃奔於魯而死。案史記魯世家云。及成王用事。人或譖周公。周公奔楚。顯

恬列傳云。及成王能治國。有賊臣言周公且欲為亂久矣。王者不備。必有大事。王乃大怒。周公且走而奔於楚。奔魯疑即奔楚之譏。成王聞公死。且怒之。且傷之。以公禮葬之。案公

从太平御覽皇王部引補。天乃大暴風疾雨。案大字。从太平御覽皇王部引補。禾稼皆偃。木折傷。成王懼。發金滕之書。見周公所為武

王禱命以身贖之書。成王執書而泣曰。誰言周公欲危社稷者。取所讒公者而誅之。案公者二字。从太平御覽皇王部引補。天

乃反風霽雨。禾稼復起。成王作思慕之歌。

儀鳳歌

儀鳳歌者。周成王之所作也。成王即位。用周召畢榮之屬。天下大治。殊方絕域。莫不蒙化。是以越裳獻雉。

重譯來貢。太平之瑞。同時而應。麒麟游苑囿。鳳皇來舞於庭。案來本作翔。从太平御覽羽族部引改。頌聲並作。僉然大同。於是

成王乃援琴而鼓之。案太平御覽羽族部引作援琴而歌。曰。鳳皇翔兮於紫庭。余何德兮以感靈。賴先人兮恩澤臻。于胥樂

兮民以寧。鳳皇來兮百獸晨。

龍蛇歌

龍蛇歌者。介子綏所作也。案北堂書鈔識時部引作介子推。藝文類聚識時部引作綏。注云。晉文公重耳。案文選李

書注。引重耳將自殺。子犯曰。申生虛死。子復隨之。應在此下。與子綏俱亡。子綏割其腕股。案初學記識時部作膊。一作啖。○案敘本作餌。以救

時序部又引作啖。重耳。重耳復國。舅犯。趙衰。俱蒙厚賞。子綏獨無所得。綏甚怨恨。乃作龍蛇之歌。以感之。遂遁入山。

案初學記作而隴。其章曰：有龍矯矯，遭天譴怒，捲排角甲，來遁於下，志願不與，她得同伍，龍她俱行，身辨山，豎龍得升天，安厥房戶，她獨抑摧，沈滯泥土，仰天怨望，網繆悲苦，非樂龍伍，悵不眄顧，文公驚悟，卽遺求得於縣山之下。案求下七字。从北堂書鈔歲時部引補。使者奉節迎之，終不官出，文公令燔山求之，火焚自出。案北堂書鈔歲時部引無舉字。初學記作舉火。五月五日，不得舉發火。案北堂書鈔歲時部

芭梁妻歌

芭梁妻歎者。案文選古詩十九首注引芭作杞。齊邑芭梁殖之妻所作也。莊公襲莒，殖戰而死，妻歎曰：上則無父，中則無夫，

下則無子，外無所依，內無所倚，將何以立。吾節豈能更二哉，亦死而已矣。案文選古詩十九首注引無豈能更二哉句。洞簫賦注引作將何以立。

亦死。於是乃援琴而鼓之。案水經注沫水引作援琴作歌。曰：樂莫樂兮，新相知，悲莫悲兮，生別離，哀感皇天，城爲之墜。案

本作城爲墜。从水經注沫水引改。太曲終，遂自投溜水而死。芭與杞同。○案文選平襄字記莒縣引城上有旣而二字。洞簫賦注引無溜字。

崔子渡河操

崔子渡河操，閔子騫所作也。崔子蚤失母，後母常以其死母名呼之，不應，輒笞之。崔子乃以渡河爲辭，繫

石於腰，自沈而死。案此下應有脫文。太平御覽樂部引大周正樂。崔子渡河，自沈而死。下作閔子大其能。爲文隱傷痛之。故援琴而鼓之。以美其意。故曰崔子渡河。

楚明光

楚明光者，楚王大夫也。昭王得瑁氏璧。案文選盧騷覽古詩引注。云瑁古和字。欲以貢於趙王，於是遣明光奉璧之趙，郡中羊

由甫知趙無反意。案中字。从太平御覽珍寶部引補。御覽引意作遺。乃讒之於王曰：明光常背楚用趙，今使奉璧，何能述功德及明光？怒之，明光乃作歌曰：楚明光。

信立退怨歌

卞和者，楚野民，得玉璞。案後漢書趙壹傳注引作璞。以獻懷王，懷王使樂正子占之，言非玉，以為欺謾。案後漢書趙壹傳注引為字作其。斬其

一足，懷王死，子平王立，和復抱其璞而獻之。案復字。從後漢書趙壹傳注引補。平王復一作以為欺。案為字。從後漢書趙壹傳注引補。斬其

一足，平王死，子立為荆王，和復欲獻之，恐復見害。趙壹傳注引作斷。乃抱其玉而哭荆山之中，晝夜不止，

泣盡。案泣本作涕。從後漢書趙壹傳注引改。繼一作之以血，荆王遣問之，於是和隨使獻王，王使剖之，中果有玉，乃封和為陵

陽侯，和辭不就而去。案和上本有卞字。從後漢書孔融傳注刪。作退怨之歌曰：悠悠沂水。案文選劉琨重贈盧諶詩注引作悠悠。經荆山兮，精氣鬱泱，

谷巖中兮，中有神寶，灼明明兮，穴山采玉，難為功兮。案文選劉琨重贈盧諶詩注引雖上有玉字。於何獻之？楚先王兮，遇王暗昧，信

讒言兮，斷截兩足，離余身兮，俛仰嗟歎，心摧傷兮，紫之亂朱，粉墨同兮，空山歔歔，涕龍鍾兮，天鑿孔明，竟

以彰兮，沂水滂沛，流於汶兮，進寶得刑。案後漢書孔融傳注引利作刑。足離分兮，去封立信，守休芸兮，斷者不續，豈不冤

兮。

曾子歸耕

曾子歸耕者，曾子之所作也。案文選思玄賦注引首無曾子二字。曾子事孔子十有餘年，晨覺眷然。案眷然二字。從文選思玄賦注引補。念二親

年衰養之不備，於是援琴而鼓之，曰：往而不反者，年也不可以再事者，親也。案今本作不可得而再事。從文選思玄賦注引改。歎歎

歸耕來日安所耕。歷山盤兮欽峯。

梁山操

梁山操者。曾子之所作也。曾子幼少。案太平御覽資慈仁質孝。案北堂書鈔歲時在孔子門有令譽。案在下八字

鈔歲時部引補。居貧無業。以事父母。躬耕力則。案則疑隨五土之利。四時惟宜。以進甘脆。嘗耕泰山之下。案太平御覽人

事部引耕下遣天霖澤。雨雪寒凍。案北堂書鈔天部藝文類聚天部。文選擬今日良宴會詩注。太平御覽天部引皆無霖澤二字。唯太平御覽人事部引與今本同。旬月不得歸。案月本

有於字。思其父母。乃作憂思之歌。案北堂書鈔天部。藝文類聚天部。文選擬今日良宴會詩注。太平御覽天部引皆作乃作梁山之操。

諫不違歌

諫不違歌者。衛靈公之所作也。史魚者。衛靈公之相。時蘧伯玉執清廉之節。脩仁義之方。史魚乃薦伯玉

于靈公。公曰諾。其後未用。史魚得入。案得入當曰。臣聞抱玉朝君。不如貢賢。夫國危者則思仁。思安者則急

賢。案安下者字。从太平御覽治道部引補。公何嫌疑。靈公謂史魚以庭褒虛飾。良久乃應之。史魚出。謂其子曰。我思竭愚志。以

報塞恩紀。案文選江淹雜體詩注引思竭愚志二句。太平御覽治道部引無此二句。我字與下文連讀。薦伯玉於公。公以我言為不信。將自殺以明之。我死後

勿斂。用伯玉乃斂。語畢。進藥自殺。靈公聞之。曰。痛哉。寡人謂史魚徒謙退。欲進士者也。不意乃至於身死。

臨喪。拜伯玉代史魚。公知史魚以尸諫也。為諫不違之歌。泣曰。寡人負史魚。悔焉無及者也。案太平御覽治道部引無者字。

莊周獨處吟

莊周者。齊人也。明篤學術。多所博達。進見方來。卻覩未發。是時齊潛王好為兵事。習好干戈。莊周儒士。不

合於時。自以不用。行欲避亂。自隱於山岳。後有達莊於潛王。遣使齎金百鎰。聘以相位。周不就。使者曰。金至寶。相尊官。何辭之為。周曰。君不見夫郊祀之牛。衣之以朱綵。食之以禾粟。非不樂也。及其用時。鼎鑊在前。刀俎列後。當此之時。雖欲還就孤犢。寧可得乎。周所以飢不求食。渴不求飲者。但欲全身遠害耳。於是重謝使者。不得已而去。復引聲歌曰。天地之道。近在胸臆。呼噏精神。以養九德。渴不求飲。飢不索食。避世守道。案文選陸機薦譙元彥表注。引作侯道。志潔如玉。卿相之位。難可直當。巖巖之石。幽而清涼。枕塊寢處。樂在其央。寒涼固回。可以久長。

孔子厄

孔子厄者。孔子使顏淵執轡。到匡郭外。顏淵舉策指匡穿垣曰。往與陽虎。案史記孔子世家正義引作陽貨。正從此入。匡人聞其言。案太平御覽人事部引作聞之。孔子貌似陽虎。告匡君曰。往者陽虎。今復來至。乃率衆圍孔子。案今本作乃令桓魋圍孔子。太平御覽人事部引同。考史記孔子世家。桓魋欲殺孔子。在去曹邇來。與此別一時事。今從正義引改。數日不解。弟子皆有飢色。於是孔子仰天而歎曰。君子固亦窮乎。子路聞孔子之言。悲感悻然大怒。張目奮劍。聲如鐘鼓。顧謂二三子曰。使吾有此厄也。孔子曰。由來。今汝欲鬪名。為戮我於天下。案今本作孔子顧謂二三子曰。無曰由來。以下十四字。从太平御覽人事部引補。為汝悲歌而感之。汝皆和我。由等唯唯。孔子乃引琴而歌。案史記孔子世家正義引作和琴。音曲甚哀。有暴風擊拒。軍士僵仆。案拒本作扼。从太平御覽人事部引改。史記孔子世家正義引無拒字。於是匡人乃知孔子聖人。瓦解而去。一云陳蔡時作。○案史記孔子世家正義引作自解。

三十窮

三十窮者。其思革子之所作也。其思革子。戶文子。叔衍子。案戶本作尹。衍本作術。从太平御覽人事部引改。三人

相與爲友。聞楚成王賢而好士。三人俱往見之。至於臺嶽巖之間。案臺本作礪。嶽本作嶽。从太平御覽人事

穀之嶽巖。是文王之所辟風雨者也。臺卽殺字。擊。近古。通用。事類賦樂部注又引無臺字。下同。卒逢飄風暴雨。相與俱伏於空柳之下。案太平御覽人事

糧乏。度不能俱活。三人相視而歎曰。與其飢寒俱死也。豈若并衣糧於一人哉。二子以革子爲賢。推衣糧

與之。案太平御覽人事部引無糧字。革子曰。生則同樂。死則共之。固辭。二子曰。吾自以相與爲猶左右手也。案爲字从太平御

左傷則右救之。右傷則左救之。子不我受。俱死。無名於世。不亦痛乎。案太平御覽人事部引不於是革子受之。

二子遂凍餓而死。其思革子抱二子尸而埋之。號天哭泣。揭衣糧而去。案今本作竭哀而去。从往見楚王。案

本作後。从太平御覽人事部引改。楚王知其賢者。於是旨酒嘉肴。案用字。从太平御覽人事部引改。設鐘鼓而樂之。革子愴然有憂悲之色。

楚王心動。怪而不悅。乃推樽罷樂。升琴而進之。案今本作引琴而進。从其思革子援琴而鼓之。作相與別散

之音賦。案太平御覽人事部。事類賦。樂部。注引音作志。王曰。子琴音何苦哀也。案事類賦樂部注。引革子推琴離席。長跪涕流而下

對曰。臣友三人。戶文子。叔衍子。案對下本脫曰字。戶字竊慕大王高義。欲俱來謁。至於礪礪嶽巖之間。案御覽

作臺嶽巖。此礪。礪亦當作臺。逢飄風暴雨。衣寒糧乏。度不能俱活。二子俱不以臣爲不肖。推糧與臣。二子逢凍餓死。大

王雖陳酒餚。設樂。誠不敢酣樂也。王曰。嗟乎。乃至是耶。於是賜其思革子黃金百斤。命左右棺斂。收二子

而葬之。以其思革子爲相。故曰三十窮。

聶政刺韓王曲

聶政刺韓王者。聶政之所作也。政父爲韓王治劍。過期不成。王殺之。時政未生。及壯。問其母曰。父何在。母

告之。

案太平御覽兵部。人部。事部。引作問母知之。

政欲殺韓王。乃學塗入王宮。拔劍刺王。不得踰城而出去。入太山。

案太平御覽兵部。引入作上。

遇

仙人。學鼓琴。漆身爲厲。吞炭變其音。

案太平御覽兵部。引無其字。

七年而琴成。欲入韓。道逢其妻。從置櫛。

案太平御覽兵部。引作買櫛。

對

妻而笑。妻對之泣下。政曰。夫人何故泣。妻曰。聶政出遊。七年不歸。吾嘗夢想見之。君對妾笑。齒似政齒。

故悲而泣。政曰。天下人齒。盡政若耳。

案太平御覽人事部。引作盡相似耳。

胡爲泣乎。卽別去。復入山中。仰天而歎曰。嗟乎。變

容易聲。欲爲父報仇。而爲妻所知。父仇當何時復報。援石擊落其齒。留山中三年。習操。持入韓國。人莫知。

政。政鼓琴闕下。觀者成行。馬牛止聽。以聞韓王。王召政而見之。使之彈琴。政卽援琴而歌之。內刀在琴中。

案太平御覽兵部。引作以刀納琴中。

政於是左手持衣。右手出刀。以刺韓王。殺之。曰。烏有使者生不見其父。可得使乎。政殺

國君。知當及母。卽自犁剝面皮。斷其形體。人莫能識。乃梟磔政形體市。懸金其側。有知此人者。賜金千斤。

遂有一婦人往而哭曰。嗟乎。爲父報仇。邪。顧謂市人曰。此所謂聶政也。爲父報仇。知當及母。乃自犁剝面

何愛一女之身。而不揚吾子之名哉。乃抱政尸而哭。冤結陷塞。遂絕行脈而死。故曰。聶政刺韓王。

霍將軍歌

霍將軍歌者。霍去病之所作也。去病爲討寇校尉。爲人少言。勇而有氣。使擊匈奴。斬首二千。復六出。斬首千餘萬級。益封萬五千戶。侯祿。大將軍等。於是志得意歡。乃援琴而歌之。曰。四夷旣獲。諸夏康兮。國家安寧。樂無央兮。載戢干戈。弓矢藏兮。麒麟來臻。鳳凰翔兮。與天相保。永無疆兮。親親百年。各延長兮。

怨曠思惟歌

王昭君者齊國王襄女也。案世說賢媛篇注引作穠。昭君年十七時。顏色皎潔。聞於國中。襄見昭君端正閑麗。未嘗窺

看門戶。以其有異於人。求之皆不與。案世說賢媛篇注引作儀形絕麗。以節。獻於孝元帝。案獻本作道。从世說賢媛

御覽人事部樂部引改。以地遠。既不幸納。叨備後宮。積五六年。案明字。从太平御覽人事部引補。昭君心有怨曠。偽不飾其形容。元帝每

歷後宮。疏略不過其處。後單于遣使者朝賀。元帝陳設倡樂。乃令後宮粧出。案世說賢媛篇注引作裝出。昭君怨恚日

久。不得侍列。案世說賢媛篇注。引作帝造次。乃更脩飾。事部引更作便。善粧盛服。形容光暉而出。案形容二字。从

補引。俱列坐。元帝謂使者曰。單于何所願樂。對曰。珍奇怪物。皆悉自備。惟婦人醜陋。不如中國。帝乃問後

宮。欲以一女賜單于。誰能行者起。案文選恨賦注。太平御覽人事部。引作帝令後宮。欲至單于者起。世說賢媛篇注引作帝乃謂宮中曰。欲至單于者起。於是昭君喟然越

席而前曰。妾幸得備在後宮。醜陋卑陋。不合陛下之心。誠願得行。案今本作誠願往。从太平御覽人事部引改。時單于使者在旁

帝大驚。悔之不得復止。案世說賢媛篇注引作帝視之。大驚。是時使者並見。不得止。良久。太息曰。朕已誤矣。遂以與之。昭君至匈奴。單于

大悅。以為漢與我厚。縱酒作樂。遣使者報漢。送白璧一雙。駿馬十匹。胡地珠寶之類。昭君恨帝始不見遇。

案太平御覽人事部引作昭君雖去漢。至單于。心思不樂。心念鄉土。乃作怨曠思惟歌曰。秋木萋萋。其葉萎黃。有鳥爰止。案爰止本作

平御覽樂部引改。集于苞桑。養育毛羽。形容生光。既得升雲。獲侍帷房。案侍本作侍。从太平御覽樂部引改。離宮絕曠。身體摧藏。志念

幽沉。案幽沉本作抑充。注云。一作不得頡頏。雖得餒食。心有徊徨。我獨伊何。改往變常。翩翩之燕。遠集西羌。

高山峩峩。河水泱泱。父兮母兮。部引作父母妻子。道里悠長。嗚呼哀哉。憂心惻傷。昭君有子曰世遠。案昭君以下七

字。从世說賢媛篇注引補。單于死。子世遠繼立。凡爲胡者。父死妻母。昭君問世遠曰。汝爲漢也。爲胡也。世遠曰。欲爲胡耳。昭君乃吞藥自殺。案單于以下。今本多誤。从世說賢媛篇注引改。單于舉葬之。胡中多白草。而此冢獨青。

處女吟

處女吟。魯處女所作也。闕。

流澌咽。闕。

雙燕離。闕。

琴操補遺

魯哀公十四年西狩。薪者獲麟。擊之。傷其左足。將以示孔子。孔子道與相逢。見俛而泣。抱麟曰。爾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反袂拭面。乃歌曰。唐虞世兮麟鳳遊。今非其時來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仰視其人。龍顏日月。夫子奉麟之口。須臾吐三卷圖。一爲赤伏。劉季興爲王。二爲周滅。夫子將終。三爲漢制。造作孝經。考今本

考。夫子還謂子夏曰。新主將起。其如得麟者。藝文十。

伍員奔吳。過溧陽瀨溪。見一女擊漂於水中。旁有壺漿。乃就乞飯。飯畢。謂女子曰。掩夫人壺口。女子知其意。自投瀨溪而死。太平御覽器物部。

伍子胥歌曰。俟罪斯國。志願得兮。文選甲風原文注。

伍子胥歌曰。庶此太康。皆吾力兮。文選謝宣遠張子房詩注。原本三條。并爲一條。

甯戚飯牛車下。叩角而商歌曰。南山矸。白石礪。生不逢堯與舜禪。短布單衣裁至骭。長夜漫漫何時旦。齊桓公聞之。舉以爲相。藝文類聚九十四。○。已上皆原本所有。

孔子遊於臆山。見取薪而哭。長梓上有孤鶉。乃承而歌之。北堂書鈔樂部。

孔子遊於泰山。見薪者哭甚哀。孔子問之。薪者曰。吾自傷。故哀爾。藝文類聚人部。

雍門周說孟嘗君云。下羅帳。來清風。北堂書鈔服飾部。

琴操 補遺

得天下之意。北堂書鈔
帝王部。



漢鏡歌八十曲集解

譚儀纂

本館據靈鷲閣叢
書本排印初編各
叢書僅有此本

班書不載鏡歌。故無六朝唐人舊注。聲辭並寫。當時采詩入樂。伶人不知釐別。陸機鼓吹賦云。詠悲翁之流思。怨高臺之登臨。又云。奏君馬。詠南城。慘巫山之遐險。歡芳楫之可榮。古籍散落。譌闕。至今三五篇外。不堪授讀。儀流連聲詩。稍通旨趣。嘗欲理董。爲言志之導。吾友陳子公邁。以是曲問。炎夏晝長。偶發陳允倩采菽堂古詩選。張翰風宛陵書屋古詩錄。莊葆琛漢鏡歌句解。陳秋舫詩比興箋四書剡刺要刪。略下己意。爲集解一卷。自晨至暮。遂以卒業。以示公邁。不足爲前修舌人也。采獲羣書。坳益稍備。公邁儻有意乎。癸酉六月十有九日。譚儀識。

漢鏡歌十八曲集解

朱鷺

思悲翁

艾如張

上之回

翁離

戰城南

巫山高

上陵

將進酒

君馬黃

芳樹

有所思

雉子

聖人出

上邪

臨高臺

遠如期

石留

漢鼓吹鏡歌十八曲

宋書樂志。古今樂錄曰。字多譌誤。又有務成、元豐、黃爵、釣竿、亦漢曲也。

朱鷺曲

隋樂志曰。建鼓、殷所作。又懷翔鷺於其上。不知何代所加。譚苑醒曰。漢初有朱鷺之瑞。故以鷺形飾鼓。又以朱鷺名鼓吹曲也。莊述祖曰。朱鷺、思直臣也。漢承秦弊。始除誹謗妖言之舉。而臣下猶未敢直

極諫焉。舊第一。陳沆作第十二。

朱鷺魚以烏路警邪鷺何食食茄下不之食不以吐將以問誅

一作者。陳祥明曰。烏古與雅同。茄古荷字。諫一作諫。末三句古。且意味深長。

作諫者是。蓋人臣風諭其君。不驛亦不舍。莊述祖曰。賈生書云。鼓所以來諫者。飾鼓以鷺。以其取魚而能吐。猶直臣聞善言。必告於君也。詩云。振振鷺。鷺子飛。鼓咽咽。醉言歸。言古之君子。悲周道之衰。頌擊之輶。飾鼓以鷺。存其風流。陸瓌詩義疏云。鷺、水鳥也。好而潔白。毛傳。以鷺與潔白之士。烏當爲歇。歇歇、吐也。鷺、量也。鷺嘗邪、言鷺吐魚。不可嘗量也。路邪、聲也。漢舞歌詩曰。治路萬邪。釋草曰。荷夫渠。其根茄。鷺、鳥之潔者。而茄下又至潔。喻潔白之士。不苟食也。食之不以其道。鷺亦不吐所取魚。言人君當屈己求諫。陳沆曰。漢設御史刺史之官。職伺察糾舉之事。時有不能稱其任者。故曲刺之。鷺嘗食於荷下。荷不之捕食。又不以吐者告。則縱奸養惡。所司何事乎。詩曰。維鷺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將以問諫者之謂也。譚儀曰。朱鷺、刺上不潔而多取也。鷺不純白。以朱爲瑞。亦好異。食魚無算。窮極茄下。竭澤而漁矣。即不之食。終不以吐。無鑿也。誅、責也。將以問黜幽者。烏路邪皆聲。古今錄所謂辭黜相禱。不復可分。後仿此。

思悲翁曲

莊述祖曰。思悲翁、傷功臣也。漢誅滅功臣。呂后族信。蘇越。民尤冤之。舊第二作第五。陳沆作第十四。

思悲翁唐思奪我美人侵以遇悲翁也但我思蓬首一作。狗逐狡兔食交君梟子五梟母六拉查高飛莫

安宿

陳祚明曰。大抵悲翁之勞。莊述祖作思悲翁唐思。思悲翁唐思解曰。翁者、老人之稱。老者多思往事而悲。故曰悲翁。唐、猶蕩也。無所據也。也當作它。君臣之遇。春之少壯時。侵尋至衰老。維我思亦徒然耳。彭越乘勝

破楚垓下。為異姓王。與韓信並。固千載一時之遇也。漢書燕刺王傳。頭如蓬葆。言攻戰將士。頭久不理。如蓬草叢生。首一作救。當為叢。淮陰侯曰。狡兔死。走狗亨。交君當作莖章。漢郊祀志如鴻注。五月五日作臬。以賜百官。

以其惡鳥。故食之。莖、葦根也。章、桃荊。辟凶邪也。臬、和以葦根及章菜。臬布傳曰。誅彭越。盛其醢。賜諸侯。時功臣誅者。兩韓信、彭越、黥布、陳豨。故曰臬子五也。拉查、飛兒。莊又疊臬子五句。陳沆用莊本變曰。美人、喻

盛年也。此言可悲之人。思之無益。韓彭遺醢。始歌曰。安得猛士守四方。思之晚矣。功臣誅之凡五人。則存者。亦廉不自保。將安所棲託哉。譚儀曰。思悲翁、哀征役也。楚漢之際。伏尸流血。天下騷然。少壯入軍。垂老不反。

唐、空也。思之無益。陳義得之。少壯遭何。侵尋至老。僅以遇悲翁也。六字句。也亦聲。但我思蓬首。自伯之東。首如飛蓬也。狗逐狡兔食。征役羈孤。弱肉強食也。臬子五臬母六。或有子。或無子。人以爲不祥。終不見收。拉查失

軍。日莫安宿。交君未詳。音哀以厲。憐于伯兮之詩矣。

艾如張曲

陳祚明曰。艾與刈同。如讀爲而。莊述祖曰。艾如張。戒好田獵也。田獵以時。愛及微物。則四時和王道成矣。舊第三作第八。陳沆作第八。

艾而張羅夷於何行成之四時和山出黃雀亦有羅雀以高飛柰雀何爲此倚欲誰肯礮室

陳祚明曰。雀以見羅而高飛

也。莊述祖曰。艾而張羅。艾草爲防。而後設網羅。天子請侯蒐狩之禮也。既有防限。亦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之義。奪、平也。地之坦易也。於何聲也。王者交萬物有道。故王道成。四時和。倚欲當作倚欲。左傳諸戎倚之。注。倚

其尼也。子虛賦。微飢受誅。郭璞云。飢、疲極也。司馬彪云。微飢述其倦者。礮、當作蒙石。衍室字。石礮礮之。說文注。礮以石箸。惟繁也。山陰野也。雀微物也。籠山圍澤。與古異矣。雀以高飛。猶恨失之。必微倦極而燕取焉。

物亦自愛其生。誰甘心弋獲乎。陳沆曰。諫時也。法網苛細。反漏吞舟。雀以高飛柰雀何。誰肯坐而受死者哉。羅山網澤。無微不至。自以爲密。擬而走險。驚而羣飛。而亦無如之何矣。疑亦漢武時詩。譚儀曰。艾如張。賢者避世之詩

也。王者天網求賢。以圖治平。高蹈之士。避世無悶。入山必深。東帛既貢。超然遠舉而已。倚與倚通。倚欲願欲。從吾所好之謂。礮室未詳。或者迫聲之義與。

上之回曲武帝本紀。元封四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還回中道。遂北出蕭關。樂府廣題曰。漢曲皆美當時之事。莊述祖曰。紀巡狩也。舊第四作第十五。陳沆作第三。

上之回所中益夏將至行將北以承甘泉宮寒暑德游石關望諸國月支臣匈奴服令從百官疾驅馳千

秋萬歲樂無極應劭曰。回中在安定。高平有險阻。蕭關在其北。顏師古曰。回中地在安定。其中有宮也。莊述祖曰。益當作溢。釋詁曰。溢。憤也。憤。夏實辟暑。戾太子傳。上辟暑甘泉宮。承。迎也。言帝將往

回中。先幸甘泉。迎四時之禱。至。夏至。石闕。宮名。月氏之臣。蓋元封中事。匈奴之服。當在宣帝時矣。郊祀志云。宣帝始幸甘泉。郊見泰時。數有美祥。修武帝故事。頗作詩歌。時神爵元年也。匈奴之服。在神爵二年。至甘露三

年始來朝。是上之回上陵遠如期。三曲蓋作於一時者矣。陳沆曰。此詠漢帝幸回中事也。或以上之回三字為句。大誤。益夏者。謂天益就暑。以時將屆夏至故也。宣紀云。上自甘泉宿池陽宮。上登長平阪。詔單于毋謁。其左右當戶之

軍皆列觀。變夷君長王侯迎者。數萬人夾道陳。上登濯橋。咸稱萬歲。即此詩之令從百官疾驅馳。千秋萬歲樂無極也。譚儀曰。史文具矣。陳遂得之。然月氏臣。匈奴服。頌禱之辭。不審紀事。何必非武帝詩。

翁離曲一作攬離。莊述祖曰。翁離。思賢也。賢者在位。則引其類與並進焉。舊第五作第二。陳沆作第十三。

攬離趾中可築室何用蕘之蕘用蘭攬離趾中陳祚明曰。楚辭之遺。莊述祖曰。劉熙釋名云。攬。翁也。翁。撫之也。案攬離當是勺藥。趾。趾同。說文注。止。下基也。攬離

蘭蕘皆香草。以攬離為趾。而築室。蕘之必用蘭蕘。唯君子能用君子。亦唯君子能為君子用。周禮親而賈傳疏。公孫相而童生棄。言者無辜。聞者足戒也。蕘用蘭。當作蕘蘭用。蕘蘭用疊句。陳遂用莊義。譚儀曰。攬離。刺用遠厥才

也。攬樹附麗。積小高大。其趾厚矣。非干膏之木。不以構連雲之廈。蕘蘭弱材。如世文士。古以為佩。今以為棟。蕘蘭不任咎也。蕘用蘭者。互文。再言攬離趾中。一唱三嘆。有遺音者矣。

戰城南曲莊述祖曰。戰城南。思良將帥也。武帝窮武擴土。征伐不休。海內虛耗。士卒死傷相繼。末年乃下詔棄輪臺。陳既往之悔。故思伊呂之將焉。舊第六作第七。陳沆作第六。

戰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烏可食為我謂烏且為客豪野死諒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水深激激蒲葦冥

冥鼻騎戰鬪死驚馬徘徊鳴梁築室何以南梁何北禾黍而穫君何食願爲忠臣安可得思子良臣良臣

誠可思朝行出攻莫不夜歸

陳祚明曰。朝望軍士而動感憤之心。死者誠可哀。而偷生者多。忠臣不可得。而思良臣。全師早歸爲上。亦大風之意。願牧之懷也。張琦曰。將帥徵幸成功。不恤士

卒之死。水深激激。喻法令之酷。蒲葦冥冥。狀死亡之慘。壯士已死。庸夫偷生。梁非築室之所。猶食必求禾黍也。謀之不臧。願爲忠臣不可得。思古良臣。不得已而用兵。必能師出以律。所以深戒黷武也。莊述祖曰。梁。橋也。治橋以渡水。築室以留田。田在梁北。室在梁南。龜錯德民之策。充國屯田之奏。皆有治橋築室之事。疆場有事。死固其所。然忠臣死綏。非可責之士卒。子謂主將所謂良臣。必若商周之伊呂。然文王之仍龜。武王之會朝。旦夕之間。有征無戰。全師而歸。豈至論時之役。經軍之戍哉。陳沆曰。匈奴傳。築朔方。數入寇邊。殺略甚衆。漢復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今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又出五原塞數百里。遠者千里。置城障。列亭至盧胸河而屯其旁。築居延澤上。匈奴數入大殺掠。壞所築亭障而去。正此詩所指。或曰莫不猶言無不。謂無一人死傷也。譚儀曰。此久戍思歸。而哀國瘡也。梁何北。一作何以北。而獲一作不獲。莫一作暮。水深以上。莊陳皆謂代死者之言。愚以爲亦生者自念之哀辭。

巫山高曲

莊述祖曰。巫山高。閩周也。楚頃襄王約齊韓伐秦。而欲圖周。國人疾其不能自強。而樂其主且閩周之將亡。故作是詩。此楚歌詩。漢武時樂府采之。舊第七作第三。陳沆作第五。

巫山高以深淮水深難以逝我欲東歸害梁不爲我集無高曳水何梁湯湯回回臨水遠望泣下沾衣

遠道之人心思歸謂之何

陳祚明曰。湯湯回回。起下望遠思歸之情。莊述祖曰。應劭曰。巫山在西南。以巫郡西與秦界。故曰巫山高。楚自鬻王背從約與秦合昏。兵敗國削。竟以客死。頃襄王立。復迎

歸于秦。數爲好會。又與秦伐齊。取淮北。宋玉高唐神女賦所爲諷也。淮水楚所以東。指泗上十二諸侯者也。楚但知自淮泗東侵。而不知守巴巫以禦秦。故曰淮水深。難以逝。害當作周。謂二周也。詩曰。誰將西歸。國之好音。西歸無

所。東歸又不能。徒臨水遠望。閩之也。高曳驚柁同。假借字。集讀若就。梁喻諸侯。驚柁喻臣。傷時無相文之伯。嘗竇孤趙之臣。湯湯。水大貌。回回。迂難也。陳沆曰。此似愛吳楚七國之事。始皇帝初年。吳楚風諺。武宣之世。采入

樂府。巫山謂楚。淮水謂吳。一恃山險。一恃水險。若舉兵妄動。則梁據天下之中。形格勢禁。必爲所阻。進不能西向。退不能東歸。漢兵從天而下。此時楚雖欲走集。而無高險之可恃。吳雖欲退守。而無舟梁之可度矣。進退失據。坐而就禽。良可悲也。殆藩傑忠智之士。鄒陽枚乘之儔。見難深計而作者與。譚儀曰。巫山高。南國之士。自傷不達於朝廷也。漢初封國既大。諸王驕恣。傅相一不謹。輒與同舉。其在庶士徵召所不及者。困于方隅。俛仰不遂。有憂生之嗟。梁苑鄒枚。淮南八公。雖曰知遇。亦士之不幸耳。故與巫山之高。淮水之深。思東入中國。而不可得。害、何也。害不爲。何不爲梁也。所慮既卑。無梁奚濟。終身在湯湯回回之中。涕泣于淪胥之地而已。文景而後。蒲輪四出。計吏作賈。於是賢士有以自達。聖主賢臣之頌。炳焉與三代同風矣。武帝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驅。此其最著者乎。陳修撰以爲七國之事。近之。而有所未盡也。

上陵 古今樂錄曰。漢章帝元和中。有宗廟食舉六曲。加重來上陵二曲。爲上陵食舉。陳祚明曰。古辭大略言神仙事。不知與食舉曲同否。莊述祖曰。上陵。紀福應也。舊第八作第十六。陳沈作第二。

上陵何美美下津風以寒問客從何來言從水中央桂樹爲君船青絲爲君笮木蘭爲君櫂黃金錯其間

滄海之雀赤翅鴻白雁隨山林乍開乍合曾不知日月明醴泉之水光澤何蔚蔚芝爲車龍爲馬覽遨遊

四海外甘露初二年芝生銅池中仙人下來飲延壽千萬歲陳祚明曰。乍開二句。與史記日月避匿。爲光爭勝。但不知與上陵何與。莊述祖曰。周禮注。

美、福慶也。美美。言福慶之衆至也。宣紀元康三年。神爵數集泰山。四年。神爵以萬數。集長樂未央北宮宮殿。甘泉泰畤殿中。及上林苑。五年。改元神爵。漢輿服志云。耕車有三。蓋一曰芝車。宣帝詔曰。醴泉旁流。枯槁榮茂。又

曰。金芝九莖。產于函德殿銅池中。又五鳳五年。改元甘露。陳沈曰。世祖廟立於宣帝。此時多言神仙瑞應之事。蓋上世祖陵作也。宣帝郊見泰畤。數有美祥。修武帝故事。頗作詩歌。譚儀曰。宗廟食舉侑食之樂也。此當爲諸曲之一

。故獨詠神仙福應。諸家之說。皆疑爲無與上陵爾已。陳氏以爲上世祖陵。亦無顯證。

將進酒 莊述祖曰。將進酒。戒飲酒無度也。賓主人相勸酬。歌詩相贈答。無沈湎之失焉。舊第九。陳沈作第十一。

將進酒乘大白辨加哉詩審搏放故歌心所作同陰氣詩悉索使禹良工觀者苦

陳祚明曰。詩審搏。言合搏拊聲。莊述祖曰。乘

、增益也。白者、罰爵之名也。辨偏運。言偏加爵也。放、效也。雖放效故歌。作者各異也。陰氣當作飲沘。沘、盡也。悉索、亦盡也。禹當作遇。良工觀而後知作者用心之苦。作者因良工也。陳沆曰。疑亦武帝柏梁賦時事。魏自珍

曰。苦當作若。而白搏作素為韻者、順也。言觀者心皆愜適也。譚儀曰。此寶籟之遺聲。當非制詩。加一作佳。搏一作博。皆聲近通借。陰氣云者。情者人之陰氣。有欲者也。同陰氣者。房中歌所謂細齊人情也。禹當為命。似古文命。

傳寫作禹。觀、請觀周樂之觀。命此良工。即觀者之苦心也。苦自與作素協。搏从尊聲。亦協。不必作者。

君馬黃歌 汲古本宋書作歌。莊述祖曰。君馬黃、諫亂也。君臣各從其欲。車馬曾不得休息焉。舊第十作十一。陳沆作第九。

君馬黃臣馬蒼二馬同逐臣馬良易之有驪蔡有楮美人歸以南駕車馳馬美人傷我心佳人歸以北駕

車馳馬佳人安終極

陳祚明曰。此或空谷白駒之思。莊述祖曰。君臣同等。相謂之稱。詩毛傳曰。玄馬病則黃。蒼馬病。與黃馬無以辨。然兩馬並驅。終覺蒼馬為良。傷雖病不得休息。易之有驪蔡有楮。疊句

皆良馬也。美人謂君。佳人謂臣。陳沆曰。諫上下不一心也。疑亦諫武帝于智自雄。不能下賢納諫之詩。君馬黃。臣馬蒼。雖名分之別如此。至于出謀發慮。君或當舍己而從臣。猶馬之蒼。而驅逐或良也。易水之魏。上蔡之楮。中亦各

有神駿。豈可以驪黃別貴賤哉。乃君臣各心。南轅北轍。上驪下駮。國事其安極哉。譚儀曰。君馬黃、刺友也。古君臣之稱。不專辨上下。莊言同等相謂者。是忽南忽北。同心離居。分道而馳。馬逾良相去逾遠矣。易、北也。蔡、南也

。怨詩如相思焉。美人佳人皆謂友。

芳樹曲 莊述祖曰。芳樹、諫時也。衰亂之世。以妾為妻。上無以化下。而好惡拂其性。君子疾其無心焉。舊第十一作第十二。陳沆作第十五。

芳樹日月君亂如於風芳樹不上無心温而鵠三而為行臨蘭池心中懷我悵心不可匡目不可顧妒人

之子愁殺人君有它心樂不可禁王將何似如絲如魚乎悲矣

陳許明曰。有以芳樹之長殿風。比賢才之遭謗斥也。夫被妒者深愁。而庸主與奸邪。且相得

極歡。悲夫。譚儀曰。當爲憂議之詩。陳說可徵悟也。舊本聲辭既滿。殆不可讀。莊氏讀定。亦云深思。陳修撰從之。今附錄于後。以驗來者。

芳樹日月亂如放風下上無心芳樹温央三而爲行鵲臨蘭池中懷我悵心不可匡目不可顧心豈妒

妒人之子愁殺人君有它心樂不可禁君將何以如魚如絲子乎悲矣

莊述祖曰。芳樹。美蔭也。日月比國君與夫人。放。偃。同。偃也。樹遇風則

仆。温央。鸞鷲。雙近假借。鸞鷲。匹鳥也。三而爲行。則亂擊矣。鵲喻夫人不見禮於君。鵲潔白之志而獨處也。匡。正也。言心無主。不可得正。身不得其正。耳目視聽。皆禍之招也。之子。謂怙寵者。說文注。望。艸木妄生也。妾妒。嫡。故曰主妒。心見物而遷者爲它心。絲所以釣也。夫婦以禮相成。如釣之得魚。以妾爲妻。無禮甚矣。子。單也。單。獨也。詩曰。之子之遠。俾我獨兮。悲夫人之見遠外也。陳沆曰。今君有它心。將何以相求乎。是以子然悲也。

譚儀曰。莊說此篇。與終風白華詩義相近。

有所思曲

古今樂錄曰。漢大樂。食舉第七曲亦用之。莊述祖曰。有所思。諫時也。衰亂之俗。昏媚之禮。廢。夫婦之道苦。男女各以其私相約誓。而輕絕焉。舊第十二作第十三。陳沆作第十七。

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問遺君雙珠玳瑁簪用玉紹繚之聞君有他心拉襖摧燒之摧燒之當風揚其

灰從今已往勿復相思相思與君絕雞鳴狗吠兄嫂當知之妃呼豨秋風蕭蕭晨風颯東方須臾高知之

陳許明曰。饒歌本襲楚音。當亦人臣思君之旨。而情思纏綿悱惻。爲決絕之言。怨而怒矣。然望之深。故怨之切。人情平。且摧燒揚灰。絕我已甚。不合則去。理或宜然也。張琦曰。兄嫂當知之。自表其潔白也。東方須臾。可誓天日。既言與君絕。而後自表潔白。反覆言之。蓋猶幸君之一悟也。莊述祖曰。女子當以禮自處。雖私相約。猶有禮焉。傷其所以道之者失也。何用問遺君以下。男謂女之辭。聞君有它心以下。女絕男之辭。詩毛傳曰。非禮相陵則狗吠。呼。

嘯、同聲也。妃、婦、嘯聲也。當作呼妃婦。屬當作新。晨風急疾之鳥。乘秋風而聲變。警心異者。聲亦異也。東方須臾高。指天日以明之。陳沆曰。此疑藩國之臣。不遇而去。自憊憂憤之詩也。莊氏謂男女之詞。恐饒歌雅樂。非律曲歌辭之比。有所思。乃在大海南。明非邇近之思也。其殆吳楚之國與。珠玉幸貽。喻獻主之忠告。拉襍摧燒。喻不納而見棄。君臣之義已絕。在我亦不足道。但恐遇失日章。情事日屬。將使中朝聞之。則大可憂矣。雞鳴狗吠。喻風聲布聞。兄嫂。喻中朝也。此必宗室兄弟之國。所謀不軌。故寓度詞也。夫我心則之死。陳他。有日照之而已。妃呼嘯。曲聲也。譚儀曰。張衡爲四愁詩。效屈原以美人爲君子。以珍寶爲仁義。以水深雪冱爲小人。思以道術爲報。詒於時君。而懼邪。不能自還。此詩之旨。大略相同。莊氏男女之辭既陋。陳修撰藩臣之言亦鑿。

雉子曲

諸本作雉子班。莊述祖曰。雉子班。戒貪穢也。秦尙權力。君臣之禮廢。漢承其弊。而不能改。任者以爵祿相誘致。已而相謀。多罹法網。賢者皆思避世焉。舊第十三作第六。陳沆作第七。

雉子班如此之干雉梁無以吾翁孺雉子知得雉子高蜚止黃鵠蜚之以千里王可思雄來蜚從雌視子

趨一雉雉子車大駕馬騰被王送行所中羴羊蜚從王孫行

陳祚明曰。都不可講。然不敢削。使後人有考焉。莊本校改干作子。梁作羴。吾作倍。蜚之作之蜚。

·被王作被生。莊述祖曰。班。文貌。一曰分也。之。往也。雉以求稻梁往也。倍。迎也。翁孺。老幼也。弋者得雉子以爲謀。雉飛高不過一丈。而橫可三丈。千里一作重。王可思諱若神王。西都賦云。行所朝夕。羴羴獨斷云。天子所在曰行在所。羴羊猶羴羊。仰首貌。陳沆曰。武帝求賢好士。始以高爵厚祿誘其前。以嚴刑峻法隨其後。此豈能致離進易退之士乎。雉子一曲。其即弋人何辜之思也。莊說近是。譚儀曰。雉子雌雄呢人。不能奮飛。思黃鵠之遐舉焉。

聖人出曲

莊述祖曰。聖人出。思太平也。秦楚之際。民無定極。漢高帝既滅項羽。卽位于濟陰定陶。百姓皆欣欣然。知上有天子焉。舊第十五作第四。陳沆曰。聖人出。上踐。上之回。速如期。明皆宣帝時事。此首篇則

述自民間起爲天子之事。作第一。

聖人出陰陽和美人出游九河佳人來駢離哉何駕六飛龍四時和君之臣明諶不道美人哉宜天子免

甘星巫樂甫始美人子含四海

陳祚明曰。後世擬作。多勸詩書陳腐語。莊校改本謾不道下。重佳人來。騁離後。何句。巫作巫。免作勉。改入美人子上。莊述祖曰。漢之興。五星聚東井。秦楚之

際。九河久漚。濟陰定陶。皆在大河界內。九歌與女遊兮九河。佳人喻賢臣。騁騁。行不止也。離。兩也。何。誰何也。王度記云。天子駕六。護。救也。言諸臣佐高祖平禍亂。周頌曰。昊天其子之。天官書曰。昔之傳天數者。在齊甘公星

。以星事占職吉凶也。陳沈曰。莊以美高祖即位。九河道里。舛味情形。皆不合。宣帝初年。嘉祥數臻。故有陰陽和之語。徵時喜游俠。具知閭里疾苦。教上下諸陵。周徧三輔。常因蓮勺函中。尤樂鄆杜之間。故有美人游九河之語。昌

邑無道。霍光廢立。故有君之臣明護不道之語。大將軍驃乘。謁見高廟。故有佳人來騁離哉何之語。太山石自立。眭孟占曰。當有廢故之家。姓公孫。名病已者。從白衣爲天子。至宣帝而果驗。故有甘星巫樂甫始之語。宣帝本衝太子之孫

。史皇孫之子。故又稱之曰美子。而勉以長有四海也。譚儀曰。是爲漢頌。

上邪曲 邪一作雅。莊述祖曰。上邪、諫不信也。禮樂凌遲。以警爲信。斯不信也。舊第十四作十四。陳沈作第十六。

上邪我欲與君相知長命無絕衰山無陵江水爲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與君絕

陳祚明曰。人臣之死不變之

心。何瓊嘆也。莊述祖曰。上邪、亦指天日以自明也。當與有所思爲一篇。此男慰女之辭。命、令也。答上兩言知之。山無陵以下皆誓辭。答上相思與君絕。陳沈曰。此忠臣被讒自誓之詞與。抑烈士久要之信與。康康然。烈烈然。而莊

氏謂男慰女之辭。爲不稱矣。譚儀曰。是爲漢雅。陳箋盡之。

臨高臺曲 莊述祖曰。臨高臺、諫亂也。楚黃歇李園之事。國人作此詩。舊第十六作第十。陳沈作第十。

臨高臺以軒下有清水清且寒江有香艸日以蘭黃鵠高飛離哉翻關弓射鵠令我主壽萬年收中吾

劉履曰。收中吾、曲調之餘聲。樂錄所謂羊無夷、伊那和之類。陳祚明曰。末二句古人頌禱恆詞。張琦曰。南山有臺之旨。莊述祖曰。徐爰射鳩賦注。軒、起望也。高臺臨下。有臨淵之懼焉。關、香艸也。香艸不必關。而目以關可乎

左傳服虔注云：大夫稱主。黃鵠喻李園。高飛有異志也。陳沈曰：此游宴頌美之調也。江草香蘭。非西京事。疑武帝南巡。浮江時所作。風俗通。明帝東巡。有烏飛鳴。集樂與上。虎賁中郎將王吉射中之。作辭曰：烏啞啞。引弓射。洞左掖。陛下壽萬年。臣爲二千石。與此曲同旨。譚儀曰：此郡國臣吏飲酒上壽之辭。古者宴飲則有禮射。漢世遺意猶存。香蘭黃鵠。言外有樂不可極意。蘭易衰。鵠易逝也。

遠如期曲 一曰遠期。宋書樂志。有晚芝曲。沈約定舊史云。詔不可解。疑是漢遠期曲也。古今樂錄曰。漢大樂食舉曲。有遠期。莊述祖曰。遠如期。紀呼韓邪單于來朝也。舊第十七。陳沈作第四。

遠如期益如壽處天左側大樂萬歲與天無極雅樂陳佳哉紛單于自歸動如驚心虞心大佳萬人還來

謁者引鄉殿陳累世未嘗聞之增壽萬年亦誠哉 陳祚明曰。處天左側大樂。自黃帝升天語來。單于自歸。或漢期之。若魯頌言平淮徐。或西京之末。實有此事。增壽萬年。人

臣頌祝其君。無不至也。凡可以冀望于君者。必望之矣。莊述祖曰。如而還。猶女也。宣紀。行幸甘泉。郊泰時。閒歲一修故事。詩曰。在帝左右。此皆郊祀頌禱之詞。雅樂陳言。宮縣備舞也。佳。大也。紛。盛多貌。宣紀。甘泉二年春

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匈奴呼韓邪單于稽侯徯來朝。詔以客禮待之。左氏傳曰。鄭有虞心。佳。善也。還來。猶言還至也。一曰。虞。樂也。樂其來附也。謁者。掌賓贊受事。殿。甘泉宮前殿。陳沈曰。此與上之回同時作。上兼頌巡狩之

事。此專頌單于來朝也。四夷賓服。天庥屢臻。爲漢道之極盛。故雅頌作于宣帝焉。譚儀曰。莊氏說遠如期。益女壽。處天左側大樂。卽武帝甘泉賢嬖所云。天始以寶鼎神策授皇帝。朔而又朔。終而復始。案漢昭宣之世。海內殷茂。蒙

樂又安。武帝宣威域外。中國益尊。而輪臺之悔。仁心爲質。朝廷賢達。奚斯吉甫之倫。推本世祖。導揚懿美。固其所也。

石留曲 留。一作流。莊述祖曰。有其聲而辭失。傳。陳沈曰。聲辭久消。不可復詰。

石流涼陽涼石水流爲沙錫以微河爲香向始蘇冷將風陽北逝寫無敢於揚心邪懷蘭志金安薄北方

開留離蘭 陳祚明曰。都不可解。後之擬者。以水流去而石流不動比臣節。譚儀曰。石以喻堅。水以喻潔。蘭以喻馨香。金薄以喻文飾。人之稱志士與。志士之自明與。不可得而詳矣。

